雲陵在西北甘泉山

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六

皇帝戊辰即位年八歲謁高廟三月甲申孝武帝葬茂陵帝姊鄂邑公主益湯沐邑爲長公主供養省中大將軍霍光秉政領尚書事車騎將軍金日磾左將軍上官桀副焉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有星孛於東方濟北王寬坐詛人倫祝詛有司請誅上遣大鴻臚利召王王以刃自刎久瘖長公主及宗室昆弟各有差追尊趙婕妤爲皇太后起雲陵冬匈奴入朔方殺畧吏民發軍屯西河左將軍桀行北邊

始元元年春二月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公卿上

何鯨

壽賜諸侯王列侯宗室金錢各有差巳亥上耕于鉤
盾弄田益封燕王廣陵王及鄂邑長公主各萬三千
戶夏爲太后起園廟雲陵益州廉頭姑繒牂柯談指
同並二十四邑皆反遣水衡都尉呂破胡募吏民及
發犍爲蜀郡奔命擊益州大破之有司請河內屬冀
州河東屬并州秋七月赦天下賜民百戶牛酒大雨
渭橋絕八月齊孝王孫劉澤謀反欲殺青州刺史雋
不疑發覺皆伏誅遷不疑爲京兆尹賜錢百萬金日
磾輔政歲餘病困大將軍光白封日磾卧授印綬一
日薨賜葬具冢地送以輕車介士軍陳至茂陵謚曰
敬侯閏月遣故廷尉王平等五人持節行郡國舉賢
良問民所疾苦冤失職者冬無氷
二年春正月大將軍光左將軍桀皆以前捕斬反虜
侍中僕射秺侯馬通功封光爲博陸侯桀
爲安陽侯時衛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楊語曰帝病忽
常在左右安得遺詔封三子事羣兒自相貴耳光聞
之切讓王莽莽酖殺忽以宗室毋在位者舉茂才劉
辟彊劉長樂皆爲光祿大夫辟彊守長樂衛尉三月
遣使者振貸貧民毋種食者秋八月詔曰往年災害
多今年蠶傷所振貸種食勿收筭毋令民出今年

私近家臣也猶言私人子容皆人之嘉稱也姓丁名外人

田租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三年春二月有星孛于西北秋募民徙雲陵賜錢田宅冬十月鳳凰集東海遣使者祠其處十一月壬辰朔日有食之

四年春三月甲寅立皇后上官氏赦天下詞訟在後二年前皆勿聽治初桀子安娶霍光女結婚相親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決事鄂邑蓋長公主私近子客河間丁外人上與大將軍聞之不絕主驩有詔外人付長主長主內周陽氏女令配耦帝時上官安有女即霍光外孫安因光命內之光以爲尚幼不聽安素與丁外人善說外人曰聞長主內女安子容貌端正誠因長主時得入爲后以臣父子在朝而有椒房之重成之在於足下漢家故事常以列侯尚主足下何憂不封侯乎外人喜言于長主長主以爲然詔召安女入爲婕妤安爲騎都尉月餘遂立爲皇后以后父封桑樂侯食邑千五百戶遷車騎將軍夏六月皇后見高廟賜長公主丞相列侯中二千石以下及郎吏宗室錢帛各有差徙三輔富人雲陵賜錢戶十萬秋七月詔曰比歲不登民匱于食流庸未盡還往時令民共出馬其止勿出諸給中都官者且減之冬遣大

鴻臚田廣明擊益州廷尉李种坐故縱奴罪棄市
五年春正月追尊皇太后父爲順成侯夏陽有男子
乘黃犢車詣北闕自謂衛太子上使公卿中二千石
雜識視之聚觀者數萬人右將軍勒兵闕下以備非
常丞相已下至者並不敢言京兆尹雋不疑後至叱
從吏收之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昔衛蒯
聵違命出奔輒拒而不納春秋美之今衛太子得罪
先帝亡不即死今自來此是罪人也遂送詣獄窮治
姦詐遂訊服本夏陽人也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
爲事有故太子舍人當就方遂卜謂之曰子之貌甚
似衛太子遂緣其言乃詣闕廷尉還召其鄉里張祿
者皆識知之方遂坐誣罔腰斬一云姓張名延年霍
光曰大臣當用經術士方明於大義光欲以女妻不
疑固辭畏盛滿也後以疾免於家夏六月封皇后父
驃騎將軍上官安爲樂鄉侯罷儋耳番禺九真郡秋
大鴻臚田廣明軍正王平擊益州斬捕虜三萬餘人
獲畜產五萬餘頭
六年春正月上耕於上林二月詔有司舉賢良文學
問民疾苦議罷鹽鐵榷酤中郎將蘇武自匈奴還武
京兆人故將軍建之子初使匈奴張勝爲副及假節

使常惠等從是時渾邪王姊子勾町王及長水虞常
皆前歸漢後降在匈奴中復欲歸漢謀殺匈奴近臣
衛律律者本長水胡人也生在漢中後降匈奴常惠
素與勝善勝知其謀會事發覺勝乃語武武驚曰事
如此必及我見禍乃欲後矣欲自殺常惠等止之單
于召武受辭武曰屈節辱命何面目以生引佩刀自
刎絶半日復蘇單于嘉其節欲降之後疾愈單于將
殺虞常等召武皆會欲因此際降武先擊虞常等令
衛律以劒擊勝勝請降律後以劒擬武武不動律曰
律前負漢歸匈奴賜號稱王擁衆數萬蘇君今日降

明日復然空以身膏草野誰復知之君因我降與君
爲兄弟今不聽吾計雖欲復見我尚可得乎武怒罵
律曰汝爲人臣不忠背叛於夷狄何用見汝爲兄弟
乎律知武終不可脅單于欲必降之乃置武大窖中
絶不與飲食七日天雨雪武嚙雪與旃毛并咽之數
日不死單于徙武北海上無人處使牧羝羊曰羊有
乳乃得歸漢武掘野鼠草實而食之杖漢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毛盡落五六年單于弟於靬王弋猎海上
見武能結網紡繳繫治弓弩於靬王愛之陰給衣食
賜武馬畜三歲餘於靬王死丁零盜武牛羊武復窮

厄會李陵降匈奴單于使陵降武謂武曰陵來時子卿大夫人已亦妻已更嫁昆弟或抵罪或疾病死室家已盡今單于必欲降子卿子卿終不得歸矣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陵始來時忽忽如狂自以痛負漢子卿不欲降何以過陵武曰臣事君猶子事父也子爲父效無所恨願勿復言陵與武飲酒數日復曰子卿一聽陵言武曰自已分效久矣少卿必欲降武武請畢今日之歡效於子前陵見其至誠喟然歎曰嗟乎義士陵與衛律罪上通天因泣下沾衿與武決去後武聞武帝崩南向號哭數日嘔血及上即位與匈奴和親漢使至匈奴常惠數私見使教之曰陛下親射上林中得白鴈足有繫帛書言武等在荒澤中使者以語單于單于驚謝使者曰武等實在許遣之於是李陵置酒賀武曰今足下還歸名揚於匈奴功顯於漢朝雖竹帛所載丹青所畫何足以過子卿陵雖駑怯漢且貰陵罪得全其老母得奮大耻之節志在庶幾乎曹劌於柯之盟此陵宿昔所不忘也今漢收族陵家爲世大戮陵當復何顧乎吾已矣令子卿知吾意耳異域之人一別長絕陵起舞歌曰

經萬里兮渡沙漠爲將軍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石

摧士衆滅兮名已頹老母已亡雖欲報恩將安歸兮單于遂遣武歸漢而陵終匈奴中初武使出百餘人在匈奴十九年凡從還者九人詔武謁孝武陵園廟拜爲典屬國賜錢二百萬公田十二頃宅一區常惠徐勝趙終王良等拜郎中賜帛各二百匹其六人賜錢各十萬歸家復終身夏大旱雩秋七月罷榷酤官取天水隴西張掖各一縣以爲金城郡鉤町侯無波帥其君長人民擊反者有功立無波爲鉤町王

元鳳元年春立泗水王子援爲泗水王戴王前薨以無子國除後宮有遺腹子援相內史不以奏言上聞而憐之乃立援爲王相內史下獄武都氏人反遣執金吾馬適建等將三輔太常徒皆免刑擊之夏六月赦天下秋七月乙亥晦日有蝕之既九月鄂邑長公主燕王旦左將軍上官桀桀子驃騎將軍安御史大夫桑弘羊皆謀反伏誅上官桀父子驕放長公主供養上於內桑弘羊爲國興利自伐其功各欲爲子弟黨類求官以私干光光不聽由是與光爭權欲害之詐使人爲燕王旦上書言光出都肆邸羽林道上稱驚蹕太官先置又擅調發益幕府校尉光專權自恣疑有非常候光休沐日奏之桀欲從中下其事弘

羊當與大臣共執退光書奏上不肯下召光光入上曰此書詐也將軍無罪光曰陛下何以知之上曰以將軍之廣明都肄邸皆道屬耳調校尉未滿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且將軍爲非不須益幕府校尉時上年十四左右尚書皆驚而上嘗者果亡後桀等數毀光上輒怒曰大將軍忠臣先帝所屬以輔朕躬敢有毀者坐之自是桀等不敢言乃謀令公主置酒請光伏兵殺之因廢帝誘迎立燕王燕王至殺之因立桀爲帝燕王與驛者書相報許立桀爲王外連諸郡國郡國豪傑以千數燕王以爲事必成令羣臣皆裝是時天大雨虹下屬燕王宮宮中井水皆竭有黃鼠舞燕王殿前端門中視之不去一日一夜死者數千殿上戶自閉不可開廁中豕羣出壞竈銜釜六十枚置殿門前烏鵲自鬬宮中烏死天火燒燕南城門大風壞宮城樓板樹木流星墜地后妃已下皆恐王驚病燕占災者言當有兵圍城其在十月漢當有大臣戮死者會蓋主舍人父燕倉知其謀以告太司農楊敞敞告諫議大夫杜延年以聞桀等伏誅燕王聞之謂相平曰事已敗遂發兵乎相平曰左將軍已死百姓皆知之不可發也王憂懣會賓客羣臣置酒會使者

至賜王璽書曰與王骨肉至親敵吾一體乃與他族異姓謀害社稷親其所疎疎其所親有悖逆之心無忠愛之義如使古人有知當何面目復奉齊酈見高祖之廟乎旦以綏自絞故后夫人隨王死者二十餘人詔赦燕太子建爲庶人謚旦曰刺王赦燕吏民杜延年燕倉皆封侯楊敞以大臣不即以聞不封其爲桀等所誤未發覺者除其罪本志以爲烏龍鬬燕王宮中烏死近黑祥也楚王戊時烏龍鬬於野而白者死燕王一烏一鵲鬬於宮而黑者死俱誅反亂之祥同占理合此天人之明表也楚兀陽舉兵於外大敗於野故衆烏白而金色有死燕王陰謀未發獨王自殺於內故一烏如水色有死此天道精微之效也

燕南城門者通漢道也天火燒之者燕往來通言姦謀之戒也豕出者近豕禍也聽之不聰暴急之咎也壞竈陳釜於庭者示不復用也而宮室將廢焉黃鼠舞端門者近黃祥也思心務亂之應將敗亡之象也庚午右扶風王訢爲御史大夫

二年夏六月赦天下問民所疾苦

三年春正月泰山有大石自立高丈五尺大四十八圍入地八尺三石爲足石自立後有白頭烏數千下

集其旁昌邑社中枯木復生上林苑中枯柳斷而自起復生有蟲食其葉成文曰公孫病已當立符節令魯人眭弘治春秋曉災異上書言大石自立僵柳復起當有匹庶爲天子者枯樹復生故廢之家公孫氏當復興乎漢家承堯之後有傳國之運當求賢人禪帝位以退自封百里以順天命孟意亦不審知其所在孟坐誤妖言惑衆伏誅及宣帝起民間而立以弘子爲郎冬遼東烏丸反天子拜范明友爲度遼將軍擊之斬首六千餘級獲三王首

四年春正月甲戌丞相車千秋薨千秋者本齊田氏也以年老上優之得乘小車上殿故世謂之小車丞相因氏焉二月乙丑御史大夫王訢爲丞相訢始爲范陽令暴勝之爲直指使者欲斬之訢解衣伏隨而曰使者專殺生之柄威振郡國今斬一訢不足以增威不如特有所寬以明恩貸令盡死力勝之遂赦之不誅薦訢徵爲右輔都尉遂進至丞相大司農楊敞爲御史大夫夏四月渡遼將軍范明友以破烏丸功及前定益州功封平陵侯平樂監傅介子使持節誅樓蘭王是時樓蘭殺漢使者介子自請於霍光曰願往殺之以威示諸國於是賫金幣揚言以賜外國樓

直指可斬令

立其弟在漢者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

蘭王不承之介子陽引而西曰天子以金幣賜諸國而不來我將西矣多出金幣以示其驛使樓蘭王貪漢物因往見使者介子曰天子使我私報王隨介子入帳中屏人語壯士二人從後刺之亦交於胸左右皆散走介子告喻以王負漢罪大矣天子遣我誅王當更立太子前在漢者漢兵方至無敢動動則滅國矣遂立其王子安師持斬王首歸懸北闕封介子為義陽侯五月丁亥孝文廟正殿災六月赦天下

五年春正月廣陵王來朝秋罷象郡冬十一月大雷十二月庚午丞相王訢薨

六年夏赦天下右將軍光祿勳張安世以宿衛忠謹封富平侯烏丸復犯塞渡遼將軍范明友擊之冬十有一月乙丑御史大夫楊敞為丞相敞華陰人也以謹厚為霍光所親少府蔡義為御史大夫

元平元年春二月詔減口賦錢什三庚辰有流星大如月西行衆星皆從之乙丑有雲如狗朱色尾長三丈俠漢西行本志以為大星如月者諸大臣之象也天以東行為順西行為逆此大臣將行權以安社稷星占曰太白散為天狗為卒起卒起身禍無時大臣運柄將安社稷夏四月癸未帝崩於未央宮無嗣大

臣議所立武帝子獨有廣陵王胥胥本以行失道先帝所不用光心計不安郎有上書言周大王廢太伯而立王季文王廢伯邑考而立武王唯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心光以書示丞相敞等乃擢郎爲九江太守即日承皇太后詔迎昌邑王賀賀者武帝孫昌邑哀王子也六月壬申皇帝葬於平陵賀即位行淫亂光憂懣恐及禍以問大司農田延年議欲以廢王延年曰伊尹廢太甲以安殷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如此即漢之伊尹也光乃引延年爲給事中與車騎將軍張安世定謀是時天陰晝夜不見日月二十餘日賀欲出光祿大夫夏侯勝當車諫曰天久陰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賀怒縛勝以屬吏光以爲安世泄語安世實不知乃召問勝勝曰在洪範皇之不極厥罰恒陰即有下伐上光與安世大驚由是重經術士遂召丞相已下羣臣會議未央宮光曰昌邑王行淫亂恐危社稷如何羣臣皆失色莫敢對者田延年前離席按劒曰先帝屬將軍以幼孤者以將軍忠賢能安劉氏也今羣下鼎沸社稷將危如使漢家絕嗣將軍雖死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今日之議不可旋踵羣臣後應者

臣請以劒斬之光謝曰九卿責光是也於是議者皆叩頭唯大將軍命光遂白皇太后皇太后被珠襦坐武帳中羣臣已下皆以次上殿召昌邑王聽詔奏曰昌邑王典喪服斬衰無悲哀之心居道上不素食使從官畧人子女私內傳舍引昌邑從官騶奴三百人常與居禁闥內戲笑殿中爲書曰皇帝問侍中君卿使御史府令高昌奉黃金千斤贈君卿娶妻十人今大行在前殿發樂府器引納昌邑樂人鼓吹俳佪歌舞乘法駕驅馳北宮召皇太后御小馬車使官奴騎乘遊戲與孝昭宮人蒙等淫亂取諸侯王列侯墨綬以并佩昌邑郎官者免奴即位二十七日使者旁午持節詔諸官署徵發凡一千一百二十七事荒淫迷惑失帝王義五刑之屬莫大於不孝周襄王不能事母春秋絕之於天下昌邑王不可以承宗廟當廢臣請有司以大牢告祀高廟皇太后詔曰可王曰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光曰皇太后詔廢安得稱天子遂下解玉璽組綬奉上皇太后王出羣臣隨送王西面拜曰臣愚戇不任漢事遂起就乘輿副車光送至昌邑邸光謝曰王行自絕於天下臣等負王不敢負社稷光涕泣而去王歸昌邑賜湯沐邑

二千戶昌邑羣臣坐無輔導之訓悉誅三百餘人唯中尉王吉宇子陽郎中令龔遂宇少卿以忠直數諫得減死罪一等河南王式宇翁思爲賀師治事使者責問式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三百五篇詩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反覆爲王言之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言之臣以三百五篇詩諫王何以爲無書亦得減死爲世儒宗初賀之在國也好遊獵無節度王吉上疏諫曰大王不好經術而好逸遊伏軾蹲銜馳騁不止口捲於叱咤手勤於轡策身勞於車輿朝則冒霜霧晝則犯埃塵夏則爲大暑之所暴炙冬則爲風霜之所僵薄非所以養性命也天廣厦之下旃茵之上明師在前勸頌在後上及唐虞之隆下及殷周之盛考仁聖之風習治國之道忻忻然發憤忘食日新其德其樂豈徒銜鑣之間哉王每放縱失道吉輒諫爭龔遂亦數直諫陳禍福號泣蹇蹇無已王曰郎中令何爲哭遂曰臣痛社稷危也面刺王過王至掩耳趨走曰郎中令善愧人及國中皆畏憚焉及王之徵也吉遂又數納諫王不能用遂至於廢於是迎衛太子之孫病已而立焉

論曰昌邑之廢豈不哀哉書曰殷王

紂自絕於天易曰斯其所取災言自取之也故曰有
六王焉有王王有治王有存主有哀主有危主有亡
王體正性仁心明智固動以爲人不以爲已是謂王
王剋己怨躬好問力行動以先公不以先私是謂存
王勤事守業不敢怠荒動以從義不以縱情是謂治
王悖逆交爭公私並行一得一失不純道度是謂哀
王情過於義私多於公制度殊限政令失常是謂危
王親用讒邪放逐忠賢縱情遂欲不顧禮度出入遊
放不拘儀禁賞賜行私以越公用忿怒施罰以逾法
制遂非文過知而不改忠信壅塞直諫誅戮是謂亡
王故王王能致興平治王能行其政存王能保其國
哀王遭無難則庶幾得全有難則殆危王遇無難則
幸而免有難則亡亡王必亡而已矣夫王王爲人而
後已利爲治王從義而後情得焉存王先公而後私
立焉故遵亡王之行而求存王之福行危王之政而
求治王之業猶哀王之跡而求王王之功不可得也
夫爲善之至易莫易於人王立業之至難莫難於人
王至福之所隆莫大於人王至禍之所加莫深於人
王夫行至易以立至難便計也興至福而降至禍厚
實也其要不遠在乎所存而已矣雖在下不可以庶

幾然迹觀前後中人左右多不免於亂亡何則沉於宴安誘於諂導放於情欲不思之咎也仁遠乎哉存之則至是以昔者明王戰戰兢兢如履虎尾勞謙日昃夙夜不怠誠達於此理也故有六主亦有六臣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以道事君匪躬之故達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忠順不失夙夜匪懈順理處和以輔上德是謂良臣犯顏逆意抵失不撓直諫遏非不避死罪是謂直臣奉法守職無能往來是謂具臣便嬖苟容順意從諛是謂嬖臣傾險讒害誣下惑上專權擅寵唯利是務是謂佞臣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故明主慎所用也六主之有輕重六臣之有簡易其存亡成敗之機在於是矣可不盡而深覽乎

贊曰本紀稱昔者周成王以孺子繼統而有管蔡四國流言之變孝昭以幼年即位亦有燕蓋上官逆亂之謀成王不疑周公孝昭卒任霍光各因其時以成大矣哉承孝武奢侈餘弊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輕徭薄賦與民休息至元始元鳳之間匈奴和親百姓充實舉賢良文學問民所疾

苦議鹽鐵罷榷沽專號爲昭不亦宜乎

漢孝昭皇帝紀卷第十七

漢孝宣皇帝紀一卷第十八

宣帝初生數月遭巫蠱事幽於郡邸獄廷尉監會國邴吉字少卿治巫蠱事於郡邸獄憫會孫之無辜擇女徒謹厚者使保養會孫置閉燥處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武帝遣使者分條中都官獄中繫者欲盡殺之及使者至郡邸獄官閉門拒使者曰皇孫在此他人無辜尚不可況親曾孫乎使者自夕至明不入還以聞因劾奏吉武帝亦悟曰天使之然也赦天下郡邸獄巫蠱者亦不決會孫拘繫五年吉私給衣食占視其有厚恩後收養於掖庭令張賀

嘗事衛太子奉養曾孫甚謹以私財供給之既壯爲取暴室嗇夫許廣漢女爲妻因依廣漢兄弟及祖母家史氏受詩於東海澓中翁高才好學足下有毛居止數有神光照耀每買餅所從買家輒大售亦以此自怪秋七月庚申徵入未央殿封武陽侯遂即皇帝位見於高廟年十八八月己巳丞相楊敞薨九月大赦天下戊寅御史大夫蔡義爲丞相年老短小兩吏扶夾乃能行衆庶咸曰大將軍苟可用專制者光聞之曰以爲天子師宜爲丞相何謂乎初義以詩授昭帝其人守學無咎而已戊辰左馮翊田廣明爲御史

大夫冬十有一月立皇后許氏羣臣方議所立上乃求微時故劒羣臣知其旨乃奏立許婕妤爲皇后父廣漢自以刑人不宜居位封爲昌城君後封平恩侯皇后歸長樂宮長樂宮初置屯衛

本始元年春正月遣使者持節詔諸郡國謹牧養民以風化大將軍霍光稽首歸政上謙讓不聽遂委任焉事皆先聞光然後奏御益封光萬七千戶賞賜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雜綵繒三萬匹奴婢百七十人馬三千匹申第一區將軍張安世封萬戶侯其餘各以次受封夏四月庚午地震五月鳳凰集膠東千乘

赦天下賜吏民爵勿收田租賦六月詔曰故太子在湖未有謚號歲時祀典闕焉其置園邑有司奏請禮爲人後者爲人之子故降其父母不得祭尊祖之義也陛下爲孝昭後承祖宗之祀制禮不踰閒臣愚以爲親謚父宜曰悼考母曰悼后比諸侯國置奉邑三百戶故皇太子曰戾園置奉邑二百家史良姊號曰戾夫人置守冢四十家園置長丞周衛奉守如法太子有妃有良姊有孺子凡二等皆稱皇孫史良姊者魯國人也兄曰恭有三子曰高曾玄後皆封列侯悼后王氏涿郡人兄曰無辜封平昌侯次曰武封昌樂侯賜外祖父母乃始爲恩成侯詔涿郡治冢置園邑四百家長丞奉守如法秋七月立燕剌王太子建爲廣陽王廣陵王胥少子弘爲高密王廷尉史鉅鹿路溫舒上書曰臣聞齊有無知之禍桓公以興晉有驪姬之難文公用霸近世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又爲太宗由是觀之禍亂之作以開有德也昭帝即世無嗣大臣憂懣昌邑即位淫亂而廢是乃皇天所以開至聖也夫繼變亂之後必有雋異之德此聖賢所以推天命也臣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慎始也陛下初登

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受始之統蕩滌煩文除民疾苦存亡繼絕以應天意夫獄者天下之大命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上下相殿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者皆欲人死非憎之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也夫人之情安則樂生痛則思奴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妄辭以示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指導以明之上奏畏卻則鍛鍊而周密內之盖奏者當成之時雖咎繇聽之猶以爲奴有餘罪何則文致之法明也語曰畫地爲獄誓不入刻木爲吏議不對此皆嫉吏悲痛之辭故曰天下之患莫不甚於獄上善其言遷廣陽王和府長史後爲臨淮太守治有異迹

二年春大司農田延年有罪自殺延年齊人也以定策安社稷封陽城侯官發傲民車牛三萬乘載沙便橋下送置陵上車直錢一千延年詐增車直二千坐盜益三千萬御史大夫田廣明謂霍光曰春秋之義以功覆過當廢昌邑王時非田子寬大事莫成今縣官出三千萬錢與之何苦乎光曰然子寬實勇士當廢大義時震動朝廷光因舉手撫心曰使我至今日

病悸曉大司農通往就獄得與公卿議之延年曰幸得縣官寬我耳何面目入牢獄遂自刎而死夏四月詔有司議孝武廟樂六月庚午尊孝武廟曰世宗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凡武德昭德盛德之舞所以尊祖宗也諸帝廟皆當奏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帝巡狩所幸郡國皆當立廟告祠祠世宗廟日有白鶴集後庭以立世宗廟告祠孝昭寢廟復有鴈五采集殿前西河郡立世宗廟有神光興於殿側又興於房中如燈火狀廣川郡立世宗廟殿上有鐘音房戶自開夜有光殿上盡明初議立世宗廟長信少府夏侯勝以爲武帝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侈無度不宜立廟勝坐毀謗詔書毀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不舉劾皆下獄久繫霸欲從勝受業勝辭死罪霸曰朝聞道夕死可矣勝賢其言遂受霸尚書繫更再冬講不怠會赦勝出爲諫議大夫給事中薦霸楊州刺史霸字次公淮陽人勝字長公夏侯始昌之族子勝爲人質朴無威儀見上時誤謂上爲君或自稱字上前上更以是親信之嘗見出道上語上聞而讓之勝曰陛下言善臣故揚之堯言布於天下至今誦之臣以可傳故耳朝廷每有大議上謂勝曰先生通正言

誰子其為霍子孟矣

無懲前事初皇太后聽政霍光以令太后從勝受尚書及勝卒太后縞素五日儒者以為榮

三年春正月癸亥皇后許氏崩初霍光夫人顯有小女欲貴皇后當產疾顯陰使醫淳于衍行毒藥後有人上書告諸醫治疾無狀者皆收繫顯恐急具狀諮光因曰既已失計為之無令吏急衍光驚愕默然後奏上置衍勿論事不發覺夏大旱五月御史大夫田廣明為祁連將軍與蒲類將軍趙充國虎牙將軍田順度遼將軍范明友前將軍韓增凡兵十五萬與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並擊匈奴初匈奴數侵邊又西伐烏孫武帝欲與烏孫共擊匈奴故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妻烏孫昆彌以馬千匹為聘禮漢為公主備屬官內官侍御數百人公主自為宮室居歲時與昆彌飲食言語不通公主悲愁上聞而憐之間歲遣使者遺之甚厚細君卒復以楚王戊之孫女解憂為公主以繼之於是匈奴復侵烏孫昆彌昆彌與公主上書請共擊匈奴烏孫自將五萬騎常惠與烏孫獲匈奴父行與嫂名王都尉已下四萬餘級牛馬駱駝七十餘萬頭烏孫皆自取其虜獲時匈奴聞漢大出兵皆將老弱驅畜產遠遁逃故漢軍所得

少而祁連將軍虎牙將軍有罪皆自殺常惠封長羆侯匈奴由是人民畜產死亡者衆而國虛耗矣其冬單于自將擊烏孫會天大雨雪一日深一丈餘匈奴人民畜產凍死還者十無一二於是丁零乘弱攻其北烏丸入其東烏孫入其西又重以饑餓死者十三匈奴大困諸國羈屬者皆瓦解攻盜不能治匈奴遂弱矣六月乙丑丞相蔡義薨甲辰長信少府韋賢爲丞相大司農魏相爲御史大夫

四年春正月遣使賑貧民減太官損膳省宰樂府減樂人三月乙亥立皇后霍氏光女也賜丞相以下至郎吏金帛各有差赦天下夏四月壬寅郡國四十九地震或山崩泉出宗廟隳落上素服避正殿五月大赦鳳凰集北海安丘秋廣川王去有罪廢徙上庸自殺去者惠王越之孫初事師受易師數諫正之去後以師爲內史掾師數使內史禁切王家欲以示正之去怒陰使人殺師父子不發覺其後用幸姬昭信等之讒殺姬昭平等二人恐語泄復殺婢三人昭信又曰夢見昭平等去曰虜乃敢復見不畏我邪掘屍皆燒之爲灰後立昭信爲后又陰譖幸姬陶望卿疑與郎吏有私去即裸望卿令諸姬各持燒鐵共灼之望卿

走投井未死割其脣鼻斷其舌昭信與去共支解置大鑊中又取桃灰毒藥并煑之連日復殺其女弟都後去數召姬榮愛與之飲酒昭信讒之投井中出之未死燒刀灼潰兩眼生割兩股鎖鉛錫灌口中愛死支解以棘埋之諸得幸者昭信皆讒殺凡十四人皆埋宮中昭信又謂去曰諸姬淫泆難禁請閉諸舍門無令得妄出入使其大婢爲僕射主外永巷盡閉封諸舍門上鑰於太后太后置酒乃召見昭信與去從十餘婢傅歌遊戲望卿母來二女屍昭信令奴殺之後捕奴得辭伏狀內史相劾狀奏之有司請捕誅去上不忍致法廢徙之蜀昭信棄市

地節元年春正月有星孛於西方太白二丈本志云太白爲天之將軍彗孛加之掃滅之象也三月假郡國貧民田夏四月詔宗室屬藉未盡而罪絕者復屬使得自新冬十有一月楚王延壽謀反自殺十有二月癸亥晦日有食之

二年春正月庚午大司馬將軍霍光疾病上自臨問爲之涕泣及薨皇太后親自臨喪太中大夫御史持節護喪事中二千石治幕府墓塚上賜金錢繒絮繡被百領衣五十篋璧玉珠璣玉含梓棺便房黃腸題

湊各一具樅木外藏椁一十五具東園温明秘器皆如乘輿制度載光柩以輼輬車黃屋左纛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陣至茂陵以送葬謚曰宣成侯疇其爵邑復其後世如蕭相國子禹嗣爲左將軍復使光兄子雲侍中奉車都尉雲弟樂平侯山領尚書事示不專政以優崇霍氏也夏四月戊辰立皇太子大赦天下霍光既薨光夫人顯改光生時所造塋制而更奢大之起三出闕築神道北臨昭臺南出罕恩盛飾輦道通靈永巷而幽良人婢妾以守之廣治第舍作乘輿駕輦加畫繡黃金塗韋絮薦輪侍婢以

乘輿駕輦以淫益雖乎爲元子孟也

五綵絲輓顯於第中遊戲與光所幸監奴馮子都淫而禹山等繕治第宅走馬馳逐及山兄冠軍侯雲當朝謁數稱疾私出遊獵或遣蒼頭代朝謁莫敢譴者而顯及諸女晝夜出入長信宮殿中無度及上立太子顯怒不飲食嘔血三日曰此乃民間子安得立后有子反當爲王邪後教皇后鴆太子皇后數召太子賜食阿保必先嘗之后挾毒藥不得行霍氏與御史大夫家爭道欲蹋大夫門御史叩頭謝奴乃去其放縱如此御史大夫魏相上書言霍氏驕奢恐浸大不可制宜有損奪其盛權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後

又故上事皆有二封其一封錄尚書事當先發所言不善輒不奏相復白去副封以防壅塞上善之詔相給事中相宇弱翁濟陰人也於是上親政事羣臣得以徑奏封事上五日一聽朝丞相以下各依職奏事采納其言考試功能侍中尚書雖功勞當遷輒厚加賜賜不數改易樞機周密品式具備是以上下相安莫有苟且之意及拜刺史郡守輔相輒親見問觀其所由退而考察其行以質其言有名實不相應者必知其所以然上嘗曰庶民所以安於田里而無怨歎息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惟良二千石乎以爲長吏者民之本也數變易則下不安民知其上久不敢欺罔則民從化故二千石不可數遷徙有治理之效者輒璽書勉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輒選所長而遷次用之故民安其土吏勸其業矣時頗修武帝故事宮室車服盛於昭帝時任用能吏諫議大夫王吉上書曰今世俗吏治民者非有禮義仁信稱吉可世通行者也徒設刑以守之欲以爲治者不知其所由意以爲穿鑿各取一切是以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國異政人殊俗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朴日消恩愛浸薄孔子曰安上治民

莫善於禮非虛言也願陛下承天心發大義與大臣公卿延及儒生述禮樂明王制驅一世之民致於仁壽之域則治何以不若成康壽何以不若高宗竊見當世趨務不合於道者謹以條奏言又以世俗嫁娶太早未知有爲父母之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人多夭聘妻送女無節則貧人恥不相及故有不舉子者矣得任子弟爲官失舉賢之義又漢家列侯尚公主諸侯列國入承公主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皆宜改正時上不納其言乃謝病歸　論曰尚公主之制人道之大倫也昔堯釐降二女於嬀汭嬪於虞易曰帝乙歸妹以祉元吉春秋稱王姬歸於齊古之達禮也男替女凌則淫暴之變生矣禮自上降則昏亂於下者衆矣三綱之首可不慎乎夫成大化者必稽古立中務以正其本也凡吉所言古之道也

三年春正月詔曰膠東相王成勞來不怠流民自至者八萬餘口治有異等其秩成中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夏四月戊辰車騎將軍光祿勳張安世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如故京師大雨雹大行治禮丞蕭望之上疏願口陳災異上在民間時素聞蕭長倩名曰此東

海蕭生邪問其狀對曰春秋魯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孫專權卒逐昭公向使魯公察其變宜無此害附枝大者敗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此堯舜之用心也然祥瑞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專權之所致也惟明主親萬機舉賢良以爲腹心公道立則姦邪塞姦邪塞則私權廢矣對奏拜望之爲謁者是時招賢良納直言多上書言便宜者輒下望之問狀或用或罷所獻奏皆可望之遷諫議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初霍光秉政長史邴吉薦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時吏民見光者皆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之望之獨不聽自引出閤光令吏勿持既見責曰將軍輔翼幼君將流大化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令士見者皆露索挾持恐非周公輔相成王之禮致白屋之意也於是光獨不用望之而仲翁等皆補大將軍吏二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而望之以對策甲科爲郎署小苑東門長仲翁出從傳呼甚寵顧謂望之曰不肯碌碌反抱關木望之曰各從其志望之復失郎至是乃得用焉是時光兄子中郎將冠軍侯雲樂平侯山皆以過就第山陽太守張敞上書曰臣聞公子季友

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晉大夫田寬有功於齊皆疇其官位延及子孫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專魯仲尼作春秋迹盛衰譏世卿尤甚今朝臣皆明言陛下褒寵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宜罷王侯皆就國明詔以恩德不聽羣臣以義固爭之久而後許之天下必以陛下爲不忘功德而以朝臣爲知禮今朝廷不聞直聲而令明詔自親其文非策之得者也今兩侯已出人情不能相遠也以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校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危非完計也上善其言五月甲申丞相韋賢以老病賜金鞍車駟馬薨

於家子弘爲太常丞賢以弘當爲嗣太常職當陵廟煩劇多過秩令自免弘懷讓不去官及賢病篤弘坐宗廟事繫獄未決室家問賢當爲後者賢恚恨不肯言於是門下生與賢宗家計議共矯賢令使家丞上書言大行以小子河南都尉玄成爲後玄成聞當嗣即徉狂驗不得已乃更封爵上高其行以玄成爲河南太守弘爲大都尉遷爲東海太守後玄成爲列侯侍祠孝惠廟雨淖不駕馬車而騎馬至廟下削爵爲關內侯玄成自傷貶父爵乃爲詩自責曰惟我小子不肅會同墜彼輿服黜此附庸赫赫顯爵自我墜之

微微附庸自我招之誰爲忍愧寄之我顏孰將遐狂
從之夷蠻於赫三事匪俊匪作於蔑小人終焉其度
誰謂華高跂其齊而誰謂德廣厲其庶而嗟我小子
不貳其尤墜彼令尊由此擇辭四方羣后我監我視
威儀輿服唯肅是履六月壬申御史大夫魏相爲丞
相太子太傅邴吉爲御史大夫少傅東海疎廣守仲
翁爲太子太傅平恩侯許伯爲太子少傅以太子尚
幼伯欲使其弟舜監護太子家事上以問廣廣對曰
太子國儲副君官屬師友必取天下英俊不宜獨親
外家且太子有太傅有少傅官屬以備今復取舜監
護家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也上善其言而止
廣兄子受爲太子家令亦恭謹而好禮上幸太子宮
受迎謁應對及置酒侍宴奉觴上壽辭禮閑雅上甚
歡悅頃之拜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每朝太傅在
前少傅在後朝廷以爲榮九月壬辰地震冬十月詔
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罷車騎將軍右將軍屯兵詔
池苑未幸御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修治流民還
鄉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冬十有一月詔郡國
舉孝弟有行義者各一人十有二月初置廷尉平四
人秩六百石諫議大夫鄭昌上疏言今明主躬垂明

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其所避畏姦吏無所弄權柄今不正其本而救其末世衰毀則廷尉平招權而爲亂首矣省汶山郡并蜀郡

漢孝宣皇帝紀二卷第十八

四年春正月封蕭何孫建爲鄡侯詔民有太父母父母喪勿徭事夏五月山陽濟陰雹如雞子地深一尺五寸殺二十餘人飛鳥皆死詔曰自今子有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太父母皆勿治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太父母匿孫罪殊死以下皆詣廷尉以聞立廣川惠王孫文爲廣川王秋七月大司馬霍禹謀反誅初霍氏顯親許后專頗漏泄而未察上乃徙霍氏諸女壻在內及爲將校者皆爲郡守吏以禹爲大司馬罷其屯兵霍氏由是恐懼而顯乃以許后事告禹等禹等驚恐

曰縣官所以斥逐諸女婿必以是故也霍雲所親張放謂雲曰可令太夫人言於太后先殺丞相及平恩侯移徙陛下在太后耳男子張章告之事下廷尉執金吾捕霍山及張放等後有詔勿捕山等愈恐曰惡端已見之久尤未發發即族我矣不如先之遂謀反光祿勳范明友等承太后制引斬丞相平恩侯因廢帝而立禹會發覺雲山明友等自殺禹具五刑顯腰斬先是禹夢見第門皆壞有人發第端門屋瓦投之地就視之則不見先是茂陵徐福上疏曰霍氏太盛陛下即愛厚之宜以時抑制無令亡書三上輒不報聞霍氏既誅而告霍氏反者金安上等五人皆封侯或爲徐生上書曰臣聞客有過主人者見其竈直突傍有積薪客曰更爲曲突遠徙其薪不者恐爲火患主人不聽俄而其家失火隣人救之幸而得息於是殺牛置酒謝其隣灼爛者在上其餘以功次坐而言曲突者不得與焉或謂主人曰向使聽客之言不費牛酒終無火患今論功請客不及曲突徙薪曲突徙薪亡恩澤燋頭爛額爲上客邪主人乃悟而請之向使徐福之言早行國無列土之費而臣亡逆亂

之敗矣上乃賜福帛千疋以爲郎中初禹與張安世長子千秋俱爲郎中將兵從擊匈奴還霍光問千秋戰鬬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對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爲不才乃歎曰霍氏世衰而張氏興矣八月巳酉皇后霍氏廢處昭臺宮九月詔曰今繫者或以笞無辜饑寒凍死獄中何爲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國歲上繫囚以笞掠若病死者所坐名縣爵里丞相御史課殿最以聞十有二月清河王延年有罪廢遷防陵渤海太守龔遂以治民有績徵先是渤海左右數

郡歲饑盜賊並起二千石不能禁遂以選爲太守時年七十餘形貌短小上望而心輕之問遂曰渤海擾亂將何以息其盜賊遂對曰渤海瀕遠不沾聖化其民困於饑寒而吏不卹故使陛下赤子盜弄陛下之兵於潢池中爾今欲使臣勝之邪將安之邪上聞遂對甚悅曰選用賢良故欲安之也遂曰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絲不可急也唯緩之然後可治臣願陛下詔丞相御史且勿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以便宜行事上許之加賜黃金未至郡郡界遣兵以迎遂遂於是移書罷追捕盜賊吏民諸持鉏鉤田器皆爲良民吏無

得問持兵者乃爲盜賊悉遣迎兵還單車至府郡中翕然盜亦皆罷又多劫掠聞教令即時解散皆持鋤鉤於是郡內悉平民安土樂業乃開倉廩假貸貧民選用良吏慰安收養焉齊俗奢侈好爲末伎不作田種遂乃躬率以節約使民賣刀劍買牛犢曰何爲帶牛而佩犢乎勸民農桑課民收斂數年之間民皆富足而獄訟息止上徵遂到將見議曹掾王生謂遂曰天子即問君何以爲理者君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上嘉其言有讓歎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也遂對曰議曹掾教戒臣上拜遂爲水衡都尉

和親之效

而王生爲水衡丞以褒顯遂

元康元年春正月龜茲王及其夫人來朝龜茲夫人即烏孫公主女也自以得尚漢外孫故請朝上納之贈賜甚厚焉號夫人曰公主龜茲王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室作徼道周衛出入傳呼撞鐘鼓如漢家儀外國爲之語曰驢非驢馬非馬龜茲王所謂騾也以杜陵東原上爲初陵更名杜縣爲杜陵徙丞相將軍列侯吏二千石貲百萬者於杜陵鳳凰集太山陳留甘露降於未央宮三月赦天下徙勤事者賜吏民爵鰥寡孤獨帛夏五月立皇考廟益奉明國百戶爲

奉明縣有司奏言禮父爲士子爲天子祭以天子悼考園宜稱尊號曰皇考立廟置縣尊戾夫人曰戾太后置園廟奉邑益戾園各滿三百家復高祖功臣絳侯周勃等三十六人子孫世世勿絕嗣其無嫡後者復其次秋八月詔舉通文學者冬置建章衛尉

二年春正月詔曰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今吏修身奉法未能有稱朕甚憫焉其赦天下厲精更始二月乙丑立皇后王氏賜丞相以下至郎從官錦帛各有差王氏之先有功於高祖賜爵關內侯至王皇后父奉光上在民間時與相識有女當適人夫輒死及

上即位乃納之後宮爲婕妤是時諸愛寵婕妤皆有子上懲霍后之欲鴆太子也以王婕妤無子有寵乃立之以母養太子封父奉光爲印城侯夏五月詔曰吏用法或以心巧析律二端深淺不平增辭飾非以成其罪奏不如實上無由得知或擅興徭役飾厨傳稱過客越職逾法以取名譽二千石皆察官屬勿用此人今民頗被疾疫之災其令郡國被災甚者無出今年租詔曰聞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而今百姓多上書觸諱以犯罪戾甚憐之其改諱詢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冬京兆有罪腰斬廣漢字

斬得不免死相之罪也

子都涿郡人也坐殺人不辜丞相按驗之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以此脅丞相丞相按之甚急廣漢乃將吏突之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堂下收奴婢十餘人考問其事丞相上書自陳曰妻實不殺婢婢有過自殺耳丞相司直劾奏廣漢擅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不道上乃下廣漢廷尉獄又坐殺人不辜治罪吏民守闕號泣者數萬人初廣漢為京兆尹廉明抑強扶弱小民得職而吏士盡心其盜賊姦邪纖微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欲劫人語未及竟廣漢知之使吏捕治之具伏富人蘇回為郎二人私劫質之有頃廣漢至曉賊曰釋質束手善相遇幸逢赦賊驚愕即出叩頭廣漢為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遂送獄勑吏謹遇之給酒肉冬當斷預為調棺斂具皆曰死無所恨矣廣漢嘗召湖都亭長湖亭長西經界上界上亭長戲曰為我通問趙君湖亭長至廣漢曰界上亭長謝我何故不為致問其摘姦發伏如神皆此類也廣漢奏令長安游徼獄秩百石其後百石吏皆差自重不敢枉法京兆清正長老稱之以漢興京兆尹無及廣漢者百姓追思而歌之初為潁川太守誅大姓首惡郡中震慄一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及

漢使屯田

是丞相諫書

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廣漢然好用新進少年率多果敢之計侵犯貴戚大臣卒以此敗焉車師王烏貴靡初和於匈奴後降漢又恐匈奴攻之懼而奔烏孫漢使者鄭吉田於渠黎乃迎車師王妻子傳送長安賞賜甚厚四夷朝會常尊顯而示之乃立車師太子軍宿爲車師王徙居渠黎而吉等田車師故地匈奴爭之而攻漢屯田者趙充國等議欲因匈奴衰弱出兵擊之丞相諫曰臣聞救亂誅暴謂之義兵兵義者王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者謂之應兵兵應者勝爭恨小故不勝憤怒者謂之忿兵兵忿者敗利人土地寶貨者謂之貪兵兵貪者破恃國家之大矜人民之衆欲見威於敵者謂之驕兵兵驕者滅此非但人事乃天道也自頃匈奴常有善意所得漢民輒奉歸之未有犯於邊境雖爭田車師故地不足以置意中國今諸將軍欲興兵入奪其地臣愚不知此兵欲何名也今邊境困乏難以動兵軍旅之後必有凶年言民以愁苦之氣傷陰陽之和也兵出雖勝必有後憂今郡國守相率多不精選風俗尤薄水旱不時郡國盜賊繁多今左右不憂乃欲發兵報纖微之忿於遠夷此乃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墻之內也

上乃棄車師之地丞相又奏言古有羲和之官以承四時之節以敬授民事人君動靜奉順陰陽則和氣應而災害不生自高皇帝時有主四時之官臣願陛下選用明經通知陰陽者四人各主一事明言所職以順陰陽上從之丞相勅掾吏案事郡國若休告還府輒白四方得失異聞盜賊災變輒奏言之以廣視聽是歲烏孫昆彌上書願以漢外孫楚公主子元貴靡爲嗣得復尚漢公主上以楚公主弟子相夫妻之送至燉煌聞烏孫昆彌死元貴靡不得立乃還答公主侍者馮嫽常持節爲漢公主使外國外國敬信之號曰馮夫人上乃徵馮夫人問烏孫狀而遣謁者送馮夫人軺車持節詔昆彌烏孫就居以爲小昆彌而立元貴靡爲大昆彌兩昆彌之號自此始也

三年春神雀集泰山有鳥五色以萬數飛過京師翱翔屬縣賜諸侯王將軍列侯二千石至郎從官帛各有差賜天下吏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三月詔曰蓋聞象有罪而舜封之有痺骨肉之親放而不誅其封故昌邑王賀子爲海昏侯又曰御史大夫邴吉中郎將史魯史玄長樂衛尉許舜侍中光祿大夫許延壽皆與朕有舊恩故掖廷令張賀輔導朕躬厥功茂矣

詩不云乎無德不報其封賀子侍中中郎彭祖爲陽都侯追謚賀爲哀侯吉魯玄舜延壽皆列侯故人及郡邸獄復作嘗有阿保之功者皆以差受祿賜是時掖宮婢名則令民夫上書自陳嘗有阿保之功下掖庭令問則則辭引御史大夫邴吉知狀吉識之謂則曰汝嘗坐養皇孫不謹督笞之安得有功獨渭城胡組淮陽郭徵卿有恩耳詔求組徵卿皆已死有子孫皆受厚賞免則爲庶人賜錢十萬上見具問則乃知吉有舊恩賢其不言會吉病篤封吉爲博陽侯就加印綬及其生存也太子太傅夏侯勝曰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今者吉未獲報而病甚非其死疾也後吉瘳上書固辭封上不聽及杜陵陳遂字長子上微時與上遊戲博奕數負遂上即位稍見進用至太原太守乃賜遂璽書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祿重可以償遂博負矣妻君寧時在旁知狀遂乃上書謝恩曰事在元平元年赦前其見厚如此元帝時遂爲京兆尹後至廷尉遂孫尊字孟公以好賓客著名身長八尺餘容貌甚偉貴戚豪傑咸敬重之所在輻湊莫不震動爲河南太守作私書與京師故人召善書吏十八於前遵憑几口授與書吏且省官事書

負奕璽書趣而近于戲矣登答更趣而亦近于不敬矣

數百封親疎各有意義河南人大驚性善書與人尺牘莫不藏之以爲榮然好酒奢放不拘禮度與張敞之孫張竦字栢松相善而竦好學問節約自守並著名字。仕宦相及遵謂竦曰足下苦身自約而我放意自恣官爵功名不減於子而我獨差樂顧不優耶竦曰人各有長短子欲學我亦不能吾欲效子亦敗矣夏六月立皇太子欽爲淮陽王欽者張婕妤之子也好經學法律聰達有才上甚愛之而張婕妤最幸有寵上有意欲立張婕妤子欽然以太子起於細微上少時依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故不忍廢也是歲皇太子冠既學通論語孝經太傅疎廣謂少傅受曰吾聞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功成名遂而身退天之道也即日廣受俱謝病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賜黃金各二十斤而皇太子贈以金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爲祖道於東都門外送者車數百兩及道路觀者莫不歎息皆曰賢哉二大夫廣受既歸東海。令其家供酒食。諸族人鄉里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盡未。昆弟諸老。謂宜爲子頗立產業。廣曰吾自有舊田廬。子孫勤力於中。足以供衣食。今復增益之。但教子孫怠惰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

則益其過且夫富者人之所怨吾既無以教化其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其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老臣也故樂與其鄉黨宗族共受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於是宗正陽成侯劉德者辟強之子也亦抑損自守家產不過百金餘與昆弟賓客終不積財霍光秉政欲以女妻德德不敢娶畏盛滿也好黃老術有智略少時數召見武帝謂之千里鉤德治淮南獄盡得淮南秘書德小子向字子政幼而誦習之以爲奇奏言黃金可成上令向典尚方鑄作事費金甚多不驗向坐僞鑄黃金下獄當死德上書訟向有司奏

仁人入細之言

德訟子罪失大臣之體會德病卒上亦奇向有才得減死論後立穀梁春秋上因令向受穀梁春秋傳與諸儒講五經於石渠拜郎中給事黃門遷諫議大夫給事中向後爲宗正向爲人簡易無威儀廉清樂道不交接世俗專精思於經術晝讀書傳夜觀天文或寢不達旦

四年春正月詔曰朕惟耋老之人髮齒墮落血氣衰微亦無暴虐之心今或罹文法拘執囹圄不終天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八十已上非誣告殺傷人他皆勿坐遣太中大夫李强等十二人循行天下存

問孤寡觀風俗察吏治得失舉茂才異倫之士二月河東霍徵史等謀反誅三月詔曰乃者神雀五采以萬數集長樂未央北宮高寢甘泉泰畤殿中及上林苑朕之不逮寡于德厚屢獲嘉祥非朕之任其賜天下吏民爵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各有差秋八月賜功臣嫡後黃金人二千斤賜故右扶風尹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祀翁歸字子沉其清潔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然任刑威京師畏之其奸邪遊俠皆有名藉盜賊發其比伍輒使以類推迹其所過抵率常如其言初田延年為河東太守召見故吏五六十人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乃與語太奇之自以為不及翁歸遂舉孝廉後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欲以邑子二人囑托且令坐後堂待見及與翁歸語終日不敢見之已而謂其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且不可干以私丙寅大司馬衛將軍張安世薨安世以大司馬領尚書事職典樞機謹慎周密再定大政已決輒稱病出聞有詔令乃大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預議也常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安世大恨之以為舉能達賢豈有私

謝邪後絕不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安世曰以君之功高明主所知絕不許已而郎果自遷幕府長史或謂安世曰將軍爲明主股肱而士無所進議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人臣自修而已安知士而薦之其匿名迹遠權勢皆如此然安世家僮七百人各有伎巧積累繒微故能殖其貲富將擬過霍氏然身衣弋綈夫人紡績車服甚節安世薨子延壽爲嗣自以身無功德何以久堪先人大國數上書讓減戶邑文因從弟陽都侯彭祖口陳至誠彭祖初上微時與同硯席讀書上親之上以延壽爲有讓乃徙封平原侯戶口如故租稅減半遣使至烏孫求車師前王是歲車師王烏貴靡自烏孫至賜第舍令與妻子居是時比年豐熹穀玄穫降於郡國金芝九莖產於函德殿銅池中九真獻奇獸南郡獲白虎獻其皮骨爪牙神雀仍集

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神雀元年春正月行幸河東泰時三月行幸河東
祠后土賜天下勤事吏及民爵鰥寡孤獨高年帛所
賑貸貧民勿收行所過無出田租詔曰夫江海百川
之大者今闕無祀其令祠官以時祠江海及洛水膠
東王相張敞爲京兆尹敞字子高河東人先是敞爲
山陽太守郡內清治上書自請曰山陽戶九萬三千
計盜賊未得者十七人他課皆如此臣久居閑處而
忘國事非忠臣也請治劇郡時膠東盜賊並起長吏
不能治乃拜敞爲膠東王相至郡明設購賞開賊盜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人國中清平王太后數遊獵敞上書諫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華陽后爲之不聽鄭衛之曲楚莊王好畋獵樊姬爲之不食鳥獸之肉口非惡甘旨耳非惡絲竹也所以抑心意絕嗜慾者將欲率二君全宗祀也禮君母出門則乘駢輜下堂則從傅母進退則鳴佩玉內飾則結紈綃繆此則至尊至貴所以自斂制不自恣縱之義也今后姿質淑美慈愛寬仁諸侯莫不聞之而少以畋獵縱恣爲名於是以此上聞亦未宜也唯觀覽於往古合行於來今令后姬有法則臣下有所稱頌及爲京兆尹長安多盜賊自趙廣漢後守尹皆不稱職敞到則求問長安父老偷長得數人皆温厚出從僮騎閭里以爲長者敞皆召見責問赦其罪令致諸偷偷長一切受署敞皆補爲吏遣歸休置酒諸小偷悉賀飲酒醉偷長陰以赭土汙其衣吏出里門閱出衣赭汙者悉收一旦乃得數百人由此梓鼓希鳴世無偷盜敞治京兆修廣漢之法頗以經術儒雅以輔其政不純用刑故能免於爨西羌反夏四月後將軍趙充國討西羌充國字翁孫隴

不恥長者之智

西人也時年七十六初出兵上問誰可將者充國曰無逾老臣願陛下以兵屬老臣勿以爲憂上笑曰諾充國既行常以遠斥候爲務行必有戰備止必堅營壁尤能持重愛士卒先計而後戰遂至西部都尉府日饗軍士虜數挑戰充國堅守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郡兵皆屯備南山北邊空虛勢不能久或曰至秋冬乃進兵此虜在境外之策也今虜朝夕爲寇胡地苦寒漢馬不能冬屯兵在武威張掖酒泉萬騎已上可以悉發以七月上旬賫三十日粮分兵並出張掖酒泉合擊罕开在鮮水之上者虜以畜産爲命今皆離散兵出雖不盡誅且奪其畜産虜其妻子復引軍還冬復擊之大兵仍出虜必振埜上下其書於充國充國以爲武賢欲輕引萬騎爲兩道出張掖酒泉回遠千里以一馬自馱負三十日食爲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難以追逐動勞而至虜必商軍進退稍稍引去逐水草入山林隨而深入虜必據前險守後阨以絕粮道必有傷危之憂而武賢以爲可奪畜産虜妻子此殆空言非至計也又武威張掖皆當北塞有通谷水草臣恐匈奴與羌有謀且欲大入其郡兵尤不可悉發先零首爲叛逆他種劫略

故臣欲捐罕开闇昧之過隱而勿彰先行先零之誅以振動之宜悔過反善因捨其罪選良吏撫循和輯此全師保勝安邊之長策也上下其書公卿議者咸以爲先零兵盛而負罕开之助不先破罕开則先零亦未可圖也上乃拜侍中許延壽爲强弩將軍即拜酒泉太守武賢爲破羌將軍賜璽書嘉納其奏因以書勑切讓充國曰將軍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爭其畜食欲至冬虜皆畜食多藏匿山林中依險阻將軍士卒寒手足皸瘃寧有利乎將軍不念中國之費而欲以歲數而勝微將軍誰不樂此者今詔破羌將軍武賢等擊罕开將軍其自引兵便道西並進雖不相及使虜聞東方北方兵並來分散其心意離其黨與雖不能殄滅當有瓦解者勿復有疑夏六月有星孛于東方秋七月大旱充國上書曰臣前奉詔告諭罕开宣天子至德以解其謀罕开之屬皆知明詔今先零已爲寇日久而罕开未有所犯今先擊罕开釋先零赦有罪誅無辜去一難就兩害誠非陛下本計也先零欲爲背叛故與罕开解仇結約其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先擊罕开而先零必救之以堅其交迫脅諸小國種附者稍集虜兵浸多用力數倍恐國家

憂累縣十年數不一二歲而已臣之愚先誅先零
則罕开之屬不煩兵而服之矣以今進兵誠未見其
利上乃璽書報從充國計擊先零充國引兵至先零
虜久屯聚解弛望見大軍乘車重欲渡湟水水道阨
狹充國曰此窮寇不可迫也緩之則走不顧急之則
還致死乃徐行驅之虜赴水溺死數百人乃降斬首
五百餘級虜遂敗走獲牛馬羊十萬餘頭車四十餘
兩兵至罕开地令軍無燔燒聚落毋牧田中罕开羌
聞之喜曰漢兵果不擊我豪靡忘使人來言願得故
地充國以聞未報靡忘自來歸充國充國以聞賜飲
食遣還諭種人罕开竟不煩兵而降上賜充國書令
破羌將軍爲充國副進兵擊先零時先零降者萬餘
人充國度其必壞欲罷騎兵留屯田或諫曰將軍數
不奉詔一旦繡衣來責將軍身且不能保何國家之
能安今此利病之間又何足爭充國曰是何言之不
忠也今漢兵久不決四夷卒有動搖相因而起雖有
智者不能善其後事也諸君徒欲自營不爲國計也
吾固以死爭之明主可以忠言遂上屯田罷兵狀奏
曰虜易以計破難以用兵臣愚以爲擊之不便今吏
士馬牛穀糧芻藁之費甚衆轉輸不能給願罷騎兵

留屯田兵士屯要害處益畜積省大費謹上屯田處
器用簿上報曰如將軍計虜何時伏誅兵當何時得
決其熟計復奏充國上狀曰帝王之兵以全取勝今
虜亡其美地茂草寄託遠遁骨肉離心人有叛志散
師屯田以待其變此坐支解羌虜之具也臣謹條屯
田便宜十二事分步兵九校吏士各萬人留屯田以
爲武備因田致穀威德並行一也排抑羌虜使不得
肥饒之地分破其衆成相叛之漸二也居民得並田
作不失農業三也軍馬一月之食度支田十二歲罷
騎兵以省大費四也至春省甲士卒漕運穀至臨羌

以示胡虜揚威武折衝之具五也以閑暇時伐材木
繕治郵亭充入金城六也兵出不乘危徼倖不出使
虜因鼠於風寒之地罹於疾疫霜露之患坐得必勝
之道七也亡經險阻遠追死傷之患八也內無損威
武之重外不令虜得乘間之勢九也又無驚動河南
大小罕开使生他變之憂十也治湟陿中道橋令可
至鮮水以制西域申威西極使師從枕席上過十一
也既省大費徭役豫息以戒不虞十二也詔復報曰
將軍獨不計虜兵將攻撓屯田者及殺略人民將何
以止之大小罕开前言我告漢軍先零所在兵久不

徃得無不分別人而并擊我耶其意常恐今兵不出得無變生與先零爲一熟計復奏充國奏曰虜失地遠客分散飢寒皆聞天子明詔令相捕斬之賞臣愚以爲其勢自壞今留屯田地勢平易多高山遠望之便部曲相保鄣壁木樵便兵飾弊烽火相連勢足并力以逸待勞兵之大利騎兵雖罷虜見屯田爲必擒之具必有土崩以歸之意宜不久矣今虜馬羸瘦必不敢捐其妻子於他種中遠來爲寇又見屯田兵精必不敢將其累重還歸故地若爲小寇勢不足患臣聞戰不必勝不苟接刃攻不必取不敢勞衆釋坐勝之道乘從危之勢兵不見其利而内自疲弊賊亦不可空如是徑役自復發也且匈奴不可不備烏桓不可不憂今見轉運煩費傾國家不虞之用以贍一隅臣愚以爲不便且校尉臨衆宣明威德奉厚幣撫循罕开羌衆喻以明詔必無異心不足以疑故出兵臣今奉詔出塞引軍遠攻罷天子之精兵散車甲於山野雖無尺寸之功偷得避嫌之便而無後咎此人臣不忠之利非明主社稷之福也臣不敢避斧鉞之誅謹昧死以聞充國初奏事議臣非難充國十七

人中十五人最在後十三人有詔詰前言不便者皆頓首服於是詔報聽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充國兵在外已經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給輸田事廢業無餘積雖羌虜必破來春民必困乏願令諸有罪非盜賊受財殺人犯不道者皆得以差入穀比八郡贖罪務益致穀以備預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馮翊蕭望之曰民含陰陽之氣有仁義利慾之心在上之教化雖堯舜在上不能去民利慾之心而能令其利慾不勝仁義也雖桀紂在上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利慾也故堯舜桀紂之分在於義利而已矣故道民不可不慎也令民以粟贖罪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貧富異刑而法不一也人情父兄囚縶聞以財得生爲人子弟者將不顧死傷之患敗亂之行以赴財利求親戚一人得生十人已死如此則伯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政教一傾不可卒復古者藏財於人不足則取之有餘則與之故詩云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惠上也今西邊之役民失作業雖戶賦口斂以贍其用古之通道也百姓莫以爲非以死救生恐未可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無以加也今議

開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上復下其議敞曰
令罪人出錢減死便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斂又諸盜
賊及殺人犯不道者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犯所不
當得爲之屬議者或頗言其法不可蠲除今因此令
贖甚明何傷教化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有
金選之品其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敢生今涼州方秋
饑之時民尚饑乏況至來春必將大困不早慮賑卹
必全之策而引常經以難常人常人可與守經未可
與從權也望之復對曰先帝聖明賢良在位立憲垂
法爲無窮之基故今布令曰邊郡數被兵難饑寒夭
絕天年父母相失天下共給其費故爲軍旅卒暴之
事臣聞天漢四年常使罪人贖罪出錢五十萬減死
一等豪強吏民請奪假借至爲盜賊以贖罪姦邪並
起臣以爲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御史
大夫以爲羌虜且破轉輸畧足相給遂不施行敞議
賜大司農朱邑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邑字仲卿廬
江人身爲列卿居處節約俸祿以供九族鄉黨家無
餘財敦厚公正不可交以私上甚重之將死屬其子
曰我故桐鄉嗇夫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
奉祀不如桐鄉桐鄉民爲起立祠歲時常祭之是歲

韓增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封龍額侯

二年春正月乙丑廿露降鳳凰集於京師羣鳥從之有萬數夏五月西羌平斬其首惡大豪楊玉首以降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赦天下後將軍充國還所善浩星賜迎說充國曰衆人皆以破羌强弩將軍出擊斬首獲降虜以破壞然有識者以爲虜勢窮困兵雖不出必自服矣雖然將軍即見上宜歸功於二將軍充國曰吾年老矣爵位已極豈嫌伐一時之功哉兵勢國之大事當爲後法老臣不以餘命一爲陛下言兵之利害卒死誰當復言之者卒以其意對上然其計武賢由是怨充國上書告充國子中郎將卬前從軍在西羌時言車騎將軍張安世常不快上意上數欲誅之卬家將軍爲上言安世事孝武皇帝數十年稱忠謹宜見全恕由是得免卬又坐禁止而入至充國幕府司馬中亂屯兵卬下吏自殺充國乞骸骨賜金安車駟馬免罷就第充國初以司馬從二師將軍擊匈奴大爲虜所困漢軍乏食數日死傷者多充國與壯士百餘人潰圍陳二師引軍隨之遂得解身被二十餘瘡武帝歎之擢爲車騎將軍長史太始之際與霍光定策安宗廟封營平侯秋匈奴大亂日逐

王先賢單于來降時衛司馬會稽人鄭吉使護鄯善西南道以攻破車師日逐王請降於吉吉發諸國兵五萬人迎日逐王口萬二千人小王將十二人及河曲頗有亡者吉追斬之遂將詣京師封日逐王爲歸德侯吉爲安遠侯使吉并護車師以西北道故號都護都護之號自吉始也於是吉始中西域而立幕府治塢壘城鎮撫諸國漢之號令頒於西域始自張騫而成於鄭吉九月司隸校尉蓋寬饒下獄自殺寬饒魏人爲儒學者所宗剛直公清數干犯上意在位久不遷越先之者多寬饒自伐其行能意終不滿時上方用刑法任中書官寬饒奏封事曰方今聖道浸微儒術不行以刑獄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孫官以傳聖賢若四時之運成功者去不得其人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爲怨謗下其書時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旨意欲求禪大逆不道遂下獄諫議大夫鄭昌上書曰司隸校尉食不求飽居不求安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身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張之託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上書諫國事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與大夫之後官以諫爲名不敢不言上不聽

遂下廷尉寬饒引佩劒自殺寬饒爲司隸京師肅清
居貧子弟常步行自戍北邊然性頗深刻刺舉無所
迴避貴戚大臣人人相與爲怨平恩侯許伯入第丞
相御史大夫中二千石皆賀寬饒不賀許伯請之乃
往從西階上東向特坐許伯自酌寬饒曰無多酌我
我有酒狂丞相笑曰次公醒而如狂何必酒也坐皆
屬目卑下之酒酣作樂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
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富貴
無常忽輒易人如此傳舍所閱多矣唯謹慎者得久
矣君侯可不戒之因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

而猴舞失禮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請乃止寬饒
初爲衛尉司馬先是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嘗爲衛
尉徭役使市買寬饒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
饒寬饒以令詣府門謁辭尚書尚書責問衛尉由是
不敢私使而司馬不拜寬饒爲司馬斷其單衣令短
躬按行士卒撫循之甚有恩信及歲盡交代上臨饗
罷衛士卒數千人皆扣頭請留一年以報寬饒厚德
匈奴單于遣名王奉獻賀正始和親
三年春起樂遊苑二月丙辰丞相魏相薨四月戊辰
御史大夫邴吉爲丞相吉起刑法小吏及爲丞相以

禮讓臨下掾吏嘗有罪輒與長休假無按驗吉曰丞相府有按吏之名竊嫌焉公府不按吏自吉始也馭吏嗜酒醉嘔吐吉車茵西曹白命斥之吉曰以醉之失去士此人將安所容乎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後邊虜入塞發奔命卒至此馭吏習邊事見驛騎持赤白囊知虜入塞遽白吉因曰恐虜復入長吏皆老不任兵馬宜可預視吉即按省未畢有名問至吉具對御史大夫不能詳知所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邊思職吉歎曰士無不可容向不聞馭吏之言何見勞勉之有吉嘗逢見郡鬬死傷橫道邊不問

行見人逐牛牛吐舌喘息吉使騎問逐牛行幾里已喘掾吏獨謂丞相前後失問以譏吉吉曰人鬬相殺長安令京兆尹之職歲盡丞相課其殿最秦行賞罰而已丞相不親小事非所以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以暑恐牛近行用暑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三公典調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吉子顯爲議曹掾從祝高祖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怒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亡吾爵者必顯也秋七月甲子大鴻臚蕭望之爲御史大夫八月詔曰吏不廉平則治道衰今小吏皆勤事而俸祿薄欲無侵漁難矣

其益吏百石已下俸五十斛是歲光祿大夫梁丘賀爲少府賀字長翁琅邪人初以能心計爲武騎後爲郎上祠孝昭廟先驅旄頭大劒梃墜於地首陷泥中亦向上乘輿馬驚於是上召賀筮之曰有兵不吉上還乃使有司代祠是時霍氏外孫任宣爲代郡太守坐謀反誅宣子章爲公車承夜卞乃玄衽服入廟執戟郎間欲爲逆發覺伏誅其後明而入廟自此始也賀以筮有應由是近幸爲大夫至少府爲人小心周密上信重之賀明易賀子臨亦精於易爲黃門侍郎講論於石渠

四年春二月詔曰迺者鳳凰甘露降集京師嘉瑞五見修興五帝太一后土之祠鸞鳳翱翔降集於菑齊戒之暮神光顯著及薦郊之夕神光交錯或登於天或降於地從四方來集於壇上帝嘉饗海內承福其赦天下賜民爵鰥寡高年帛夏五月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尤異秩二千石賜爵關內侯加賜黃金百斤潁川吏民有行義者爵人二級力田一級其眞潔順女賜帛霸爲政尚先教化而後刑罰務農桑節用殖財去食穀馬聰明盡知下情嘗使吏人有所按察吏還輒勞曰甚苦食於道有乃爲鳥所盜肉吏大驚以

爲神以霸且知其委曲毫釐不敢有隱民有鰥寡孤獨死者霸告吏曰某處大木可爲棺某亭猪子可爲祭吏往皆如其言吏民不知所出皆稱神明姦人去入他境許丞老病耳聾督郵白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乃爲姦吏因緣公私費耗甚多皆出於民新長吏又未必賢凡治道去其太甚耳霸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五月詔郡國舉賢良匈奴遣弟呼留若勝之來朝冬十月有鳳十一集杜陵十有一月河南太守嚴延年有罪棄市延年爲治嚴酷冬月傳屬縣囚會

祕甚報以其人之天

府下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府丞年老頗悖素畏延年恐見中傷延年實親小之而丞愈自恐自筮得死卦乃求告至京師上書言延年罪名十事拜奏因飲藥自殺以明不欺事下按驗有此數事延年坐誹謗政理不道先是延年母從東海來適見報囚母怒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行矣去汝東歸除掃墓地待汝耳母還歸復爲宗族昆弟言之後歲餘而誅矣延年雖酷然敏於政事令行禁止郡國肅清先是爲涿郡太守豪强放縱盜賊橫行吏民皆曰寧負二千石無負豪強大家延年至則按誅大姓高氏等

所殺十人郡中畏慄道不拾遺初上即位延年爲御史劾奏霍光擅廢立主上無人臣禮大不道奏雖寢朝廷肅然敬憚之延年兄弟五人皆有吏才至二千石大官東海賢知嚴母號曰萬石嚴嫗延年次弟彭祖有才藝學春秋明傳經注記即名嚴氏春秋也官至左馮翊太子太傅不求當世爲儒者宗或謂彭祖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不修小禮曲意無貴人左右之助經義雖高不至宰相矣願少自勉彭祖曰大凡通經術故當修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貴乎卒以太傅官終十有二月鳳凰集上林漢孝宣皇帝紀三卷第十九

乃知漢制御史大夫之權不在丞相下

漢孝宣皇帝紀四卷第二十

五鳳元年春正月上幸甘泉宮郊大畤皇太子冠賜列侯嗣子爵五大夫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冬十有二月乙酉朔日有蝕之左馮翊韓延壽有罪棄市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先是爲東郡太守放散官錢奢僭逾制御史大夫蕭望之按驗之丞相邴吉以爲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按問東郡事望之因令併得問之延壽聞之即按劾望之在左馮翊時放散稟犧官錢數十萬吏掠治急引與望之爲姦延壽劾望之按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聞事不得

羅織過當不
似長不

不問而爲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令窮竟所考望之果無事實而御史按驗東郡具得延壽事都肆試騎士治飾兵車畫龍虎朱雀延壽駕駟馬車羽葆鼓車歌車功曹引車駕駟馬載棨戟五騎爲伍分左右部軍正假司馬十人持幢傍轂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夾陛列衛騎士兵車四面營陣被甲鞮鞪居馬上抱弩負籣又使騎士戲車弄馬又取官銅物候月蝕鑄作劒鉤鐔放效尚方取官錢帛私假徭役吏民及飾車騎甲用三百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事下公卿公卿議以延壽前既無狀又誣訴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坐棄市死然延壽爲治甚得吏民心吏民數千人送至渭橋老小扶持車轂莫不涕泣初延壽以父義諫燕刺王而死霍光顯賞其子擢延壽爲諫議大夫遷潁川太守承趙廣漢之後初廣漢患郡俗名黨大族相依以憑凌長吏乃陰交構之以生其隙於是吏民多相怨讐風俗漓薄延壽乃道之以禮讓和輯其俗俾有制度爲之禮節養生送死不逾禮法百姓遵用其教賣偶人車馬下埋僞物者棄之市道徙爲東郡太守政理大行吏民畏而愛之其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其

負之何以至此吏民聞之自傷悔不復欺犯其縣尉至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之不死因失瘖不能言延壽聞之自傷對掾吏涕泣遣醫治之甚厚復其家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勑功曹議罰府門卒當車前願有所言因曰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今旦明府早駕久駐而不出騎吏父至府門騎吏趨出父適返會明府登車以敬父而受罰得無毀大化乎延壽車中舉手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還舍召見府門卒遂特用之卒是老書生聞延壽賢故自隱於門下以延壽在東郡治爲天下最及守馮翊

是〻

行縣至高陵邑人有兄弟訟田自言者延壽大傷之深自責稱病不聽事卧傳舍而縣令丞三老亦自繫待罪於是訟者深自悔皆髡鉗肉袒謝罪請以田相讓及死不復敢爭延壽見勉勵之乃起視事郡中翕然轉相勸勵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也治官茂矣

無棄市法傷哉望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薨增者故韓王信之曾孫安道侯說之子增爲人寬和自守以溫顏遜辭承上接下歷事三主甚重於朝廷五月將軍許延壽爲大司馬車騎將軍秋

八月詔曰夫婚姻之道人倫之大者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使民無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餱以愆勿爲苛禁匈奴掘衍單于爲其衆所叛兵敗而自殺於是匈奴大亂五單于爭立議者多云匈奴爲害日久今可因其亂舉兵滅之蕭望之對曰春秋晉士丐興兵侵齊聞齊侯卒而還君子大其不伐喪以爲恩足以服老子義足以動諸侯苛單于慕化和親夷狄莫不聞矣不幸爲賊臣所殺而今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兵不以義動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若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移臣服從此德義之盛也上從之壬午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太傅黃霸爲御史大夫是時邴吉年老上重之望之奏言三公非其人則三光不明今歲星少光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在輕丞相詰問望之望之免冠置對後丞相司直奏言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廷中差處丞相後丞相謝御史大夫稍揖進之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會廷中與丞相均禮又望之自擅使守吏自

如此何得殺韓延壽

給車馬至杜陵視家事小吏冠法冠爲妻先引又使買賣私所附益凡十三萬三千上由此策貶之冬十有一月匈奴呼遬累單于率衆來降封爲列侯十有二月平通侯楊惲坐怨望不道腰斬惲丞相敞弟以發霍氏反事封爲光祿勳公廉好義讓千萬財分昆弟宗族然自伐其賢能性好刻害發人陰伏輕慢士人卒以此敗太僕戴長樂與惲有隙告之曰安昌侯乘車奔入北掖門惲曰嘗聞奔車抵殿門門關折馬死而昭帝崩今復如此惲觀西關上指桀紂畫像曰天子過此一二問其過可以得爲師矣人有堯舜不稱而言桀紂入曰天久陰不雨春秋所記夏侯君所言上行必不至河東矣上以爲戲語悖逆絕理下廷尉廷尉奏大逆不道請捕治之上不忍致法免爲庶人居家治產業起室宅安定太守西河孫會宗智略之士也與惲書戒之以爲大臣廢退當闔門恐懼不當治產業通賓客也惲報書曰自惟罪過已重長爲農夫故修賈豎之事耕桑以給公上不意當復以此爲譏也夫西河郡地魏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遺風尚節儉明去就之分今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山谷間昆戎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移人於今乃覩子之

報書自好文章

與綱目所錄書詞絕異

據書無腰斬法如廣漢延壽宣饒之惲之死不敢頌孝宣之明也

志矣方今盛漢之隆願勉旃無多談惲兄子安平侯譚爲惲曰西河太守杜侯前以過絀今復徵爲御史大夫侯罪薄又有功勞且復用惲曰有功何益縣官不足爲盡力譚曰縣官實然蓋司隸韓馮翊俱盡力吏皆坐事誅騶馬隈佐成告之下廷尉按驗得惲與會宗書上惡遂誅惲妻子徙合浦譚坐不諫止惲與相應答有怨望語免爲庶人公卿奏收朋黨友皆免官京兆尹張敞亦被奏獨寢不下會敞使捕賊掾吏絮舜有所按驗以敞當免曰五日京兆尹耳不肯爲按事敞聞之即收舜强致之死罪舜家自告上欲令敞自便利即先下敞坐楊惲事免敞詣闕上印綬因從闕下亡命於是京兆吏民解弛桴鼓起而冀州都中有大賊上思敞功效即下詔所在召敞拜冀州刺史廣川王同族劉調等爲賊窟藏於王家敞自將吏民兵車數百兩圍王宮果得調等於殿屋重轑中乃斬調懸其首於王宮門因劾奏王上不忍致法削其戶冀州盜賊禁止遷太原太守郡中清淨所在治理

論曰天子無私惠王法不曲成若張敞之比以議能之法宥之可也使之亡非也

三年春正月癸卯丞相邴吉薨謚曰定侯子顯嗣有

罪上不忍絕前嗣爲關內侯二月壬辰御史大夫黃
霸爲丞相霸長於治民及爲丞相綱紀風采不及魏
相邴吉于定國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神光並見燭
燿齊宮十有餘刻辛丗鳳凰集長樂宮文章五采留
十餘刻吏民並覩賜民爵一級鰥寡孤獨帛令民大
酺五日時天下殷富數有嘉應益州刺史王褒欲宣
風化於其民王褒作中和樂職宣布歌詩選好事童子
何武等令依鹿鳴之聲習而歌之上召武等觀之皆
賜帛曰此盛德之事吾何以當之益州刺史因奏王
褒有逸才能爲文上乃徵之待詔後召褒爲頌頌聖

主得賢臣之意褒對曰春秋五始之要在乎審己正
統而已夫賢者國家之器用也所任賢則趨舍省而
功施普器用利則事力少而成效多故工之用鈍器
也勞筋苦骨終日斫斫及至巧冶鑄干將之朴清水
淬其鋒越砥飲其鍔水斷蛟龍陸剸犀革忽若彗氾
畫塗如此乃使離婁督繩公輸削墨雖崇臺五層延
袤百尺而不溷者工用相得也故服絺綌之涼者不
苦盛暑之鬱燠襲狐貉之煖者不憂至寒之慘凄何
則有其具者易其備夫賢人君子亦聖主之所以易
海內也昔周公躬吐握之勞故有固空之隆齊桓設

庭燎之禮故有匡合之功由是觀之明君人者勤於求賢而佚於得人人臣亦然故世必有仁聖之主而後有賢明之臣故虎嘯而風起龍興而致雲蟋蟀俟秋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故聖王必待賢臣而弘功業雋士亦俟明王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歡然交欣千載一會愉悅無斁翼乎如鴻毛之遇順風沛乎若巨魚之縱大壑其得意如此則胡禁不止何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夷貢獻萬祥必臻是以聖王不偏闕望而視以明不殫傾耳而聽以聰恩從祥風遊德輿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之望得遵遊自然之勢恬淡無爲之場休徵自至壽考無疆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呴噓呼吸如喬松耶然絕俗離世故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信乎其以寧也是時上頗好神仙故褒對及之頃之拜褒爲諫議大夫數爲辭賦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然致之使褒祠焉褒道病死

六月辛巳西河太守杜延年爲御史大夫安和寬裕論議持平稱爲名臣是歲置西河屬國都尉以處匈奴降者

四年春正月廣陵王胥有罪自殺胥好倡樂逸遊力

能扛鼎空手搏罷豕猛獸動作無法度昭帝時數使
巫祝詛上卽位胥曰太子孫何以反得立復祝詛如
前楚王延壽謀反胥與私通書延壽旣誅辭連及胥
有詔勿治後復祝詛胥宮中棘生十莖莖赤葉白如
素池中水變赤魚死有鼠舞王後庭中後祝詛事發
覺有司按驗胥惶恐自殺誼曰厲王其子爲庶人匄
奴單于臣道弟谷蠡王入侍以邊塞無寇減戍卒十
二大司農丞耿壽昌爲算能商功利奏言故事歲漕
關東穀四百餘斛以給京師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
弘農河南上黨太原郡穀足給京師可以省關東漕

卒半又奏邊郡皆築倉以
貴時減價出糴以贍貧民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乃賜
壽昌爵關內侯是時糴穀甚賤農人少利故設常平
倉而蔡捨以好農而爲使者勸農於郡國昔李悝爲
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以爲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
除山澤邑居三分減一爲六萬頃治田勸農則畝益
三斗不勸損亦如之增減轉差穀百八十萬石矣故
農事不可以不勸糴甚貴則傷民糴甚賤則傷農民
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甚賤其傷一也善爲
國者使民無傷而農益勸今五口之家治田百畝歲

常不足以自供若不幸即有疾病死喪之費則至於甚困是以民不勸耕而糴至於甚貴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視歲上中下上熟自四中熟自三下熟自倍饑亦如之故上熟官糴三而舍一中熟官糴二而舍一下熟官糴一而舍一使民適足價平則止小饑則發小熟之所歛而糴之中饑則發中熟之所歛而糴之太饑則發太熟之所歛而糴之以相贍補故雖遭饑饉糴不甚貴而民不散穀價常平行之魏國魏國强富夏四月辛丑朔日有食之是謂正月朔慝未作春秋左氏傳以爲重遣丞相御史掾吏二十四人循行天下舉寃獄察擅爲苛禁深刻不改者

災異之最不經見者

甘露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匈奴呼韓王單于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而呼韓邪兄左賢王自立爲郅支單于遣子入侍三月丁巳大司馬車騎將軍許延壽薨夏四月黃龍見新豐建章未央長樂宮鐘及筍簴銅人皆生毛長二寸許甲申太上皇廟災甲辰孝文廟災上素服五日冬呼韓邪單于遣弟左賢王朝賀

二年春正月立皇太子囂爲定陶王後徙爲楚王詔曰乃者鳳凰甘露降集黃龍登興醴泉滂流枯槁榮

九十一人

茂神光並見咸受禎祥其赦天下減民筭三十賜諸侯王丞相將軍二千石金錢各有差賜民爵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朱崖郡亂夏四月遣護軍都尉張祿將兵擊之御史大夫杜延年賜安車駟馬免五月己丑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秋九月立皇子宇爲東平王冬十月幸雲陽宮營平侯趙充國薨謚曰壯武侯以功德與霍光等圖畫相次於未央宮第一曰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霍光次曰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次曰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次曰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次曰丞相高平侯魏相次曰丞相博陵侯邴吉次曰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次曰宗正陽德侯劉德次曰少傅梁丘賀次曰太子太傅蕭望之次曰典屬國蘇武皆有功德知名當世以明著中興輔佐列於方叔邵虎仲山甫焉至成帝時西羌常有警成帝思將帥之臣詔黃門侍郎楊雄即充國畫像而頌之曰明靈惟先戎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我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喻以功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尅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尅西戎旅師于京鬼方賓服罔有

不庭昔周之宣有方虎詩人歌之乃列于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斜斜桓桓亦絕厥緒三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匈奴呼韓邪單于爲郅支所破遂稱臣來朝上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以爲聖主先諸夏而後夷狄其禮儀宜如諸侯王位次其下太子太傅蕭望之議曰單于夷狄禮儀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蠻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羈縻之義謙厚之禮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往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不闕於朝饗不爲叛臣信讓行乎蠻夷福祚延於無窮此萬世之長策也上令單于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藩臣而不名賜以璽綬冠帶衣裳安車駟馬黃金錦繡繒絮使有司道單于先行後邸

論曰春秋之義王者無外欲一於天下也書曰西戎即序言皆順從其序也道理遼遠人物介絕人事所不至血氣所不沾不告諭以文辭故正朔不及禮義不加非導之也其勢然也王者必則天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故盛德之主則亦如之九州之外謂之藩國蠻夷之君列於五服詩云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故要荒之地必奉王貢若不供職則有辭讓號令加

何鳳鳥之多也
書者忘厭矣

焉非敵國之謂也故遠不問親狄不亂華輕重有序賞罰有章此先王之大禮故舞四夷之樂於四門之外不備其禮故不見於先祖獻其志意音聲而已望之欲待以不臣之禮加之以王公之上借度失序以亂天常非禮也若以權時之宜則異論矣　二月單于罷歸遣衛將軍車騎都尉萬六千騎送單于單于歸幕南保光祿城而郅支單于遠遁匈奴遂定詔曰乃者鳳凰集新蔡衆鳥四面行列而立以萬數其賜汝南太守帛百疋新蔡長吏三老孝弟力田帛人二疋吏民爵二級無出今年租三

月已巳丞相黃霸薨五月甲午御史大夫于定國爲丞相初定國父于公爲東海郯縣獄吏郡中爲之立生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老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去姑告鄰人曰我年老久累丁壯其後姑自剄而死姑女告婦殺我母吏驗治甚急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以爲婦養姑十餘年以孝聞於天下必不殺也太守不聽于公爭不得乃抱具獄哭於府門上因辭病去郡中枯旱三年及後大守方召于公于公曰前有孝婦不當死枉誅各冤在是乎於是大守殺牛自祭

孝婦因表其墓天乃大雨于公其里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曰少高大令容駟馬高蓋我治獄多陰德子孫必興故人爲之語曰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母除地以望喪定國少爲文法吏及在卿位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謙讓恭敬士雖貧賤徒步皆與均禮爲廷尉八年持法平端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爲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爲廷尉天下自不冤然好飲酒至一石不能亂益精明郡吉之薨也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皆以次見用後太僕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萬年沛人也外行廉平內行修飭在位稱職然善事人郡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惟萬年獨留晡夜乃歸好爲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人乃教咸語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後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爲顯所奏坐漏泄省中語下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倣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陳咸不受非下之教

石渠閣蕭何所造三輔黃圖以閣在未央殿北以藏秘書因以名閣若今之御溝在西安城中

稱職然善事人郡吉疾病中二千石以下謁問疾吉遣家丞謝之已皆去惟萬年獨留晡夜乃歸好爲曲意如此子咸剛直有異才萬年嘗召咸牀下教戒之咸睡頭觸屏風萬年怒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人乃教咸語也萬年乃不復言咸後爲御史中丞執法殿中公卿以下皆敬憚之頗言石顯長短爲顯所奏坐漏泄省中語下獄減死後歷州郡所在令行禁止官至少府其治嚴酷倣嚴延年然性奢侈其廉不及詔諸儒博士講五經同異於石渠太子太傅望之平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乃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

書穀梁公羊春秋左氏傳博士各烏孫公主求歸年七十餘矣更烏孫男女二人俱來賜田宅奴婢朝見儀比於公主焉

四年夏廣川王海陽有罪廢遷房陵各十月丁卯未央宮宣室閤災

黃龍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禮賜如初二月單于歸國詔曰朕既不明數申詔公卿大夫順民所疾苦今吏或以不禁姦邪爲寬太縱釋有罪爲不忠或以酷惡爲賢皆失其中奉詔宣化如此豈不謬哉方今天下少事賦役省減兵革不動而民多貪盜賊不止其咎安在上計簿務爲欺慢以避其課二公不以爲意朕將何任御史計簿有疑不實者按之使真僞無相亂三月星孛于王良道入紫微宮是歲未央宮殿輅軨宮中雌雉化爲雄毛衣變而不鳴無距冬十有二月甲戌帝崩於未央宮

贊曰本紀稱孝宣之治信賞必罰綜核名實政事文學法治之士咸精其能至於伎巧器械之資後世鮮能及之亦足以知吏稱其職民安其業遭值匈奴乖亂推亡固存申威北狄單于慕義稽首稱藩功光祖

宗業垂後嗣可謂中興德侔殷高宗周宣矣漢武之世得賢爲盛公孫弘倪寬以鴻漸之翼困於燕雀卜式發迹於牧羊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斯位乎孝武踐祚方用文武求賢如不及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偃而歎息羣士慕義異人並出卜式試於芻牧桑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當時板築牧牛之徒明矣漢主之得人於斯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律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皐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朱賈臣曆數則唐都洛下閎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至孝宣承統繼修鴻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邴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邵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於後世參之名臣亦其次也

漢孝元皇帝紀上卷第二十一

皇帝癸未即位年二十六初宣帝寢疾引外屬侍中樂陵侯史高大傅蕭望之少府周堪至京中拜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爲前將軍光祿勳堪爲光祿大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望之薦諫議大夫劉向以博學忠直爲散騎宗正給事中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孝宣皇帝葬杜陵赦天下賜諸侯王公列侯金二千斤以下錢帛各有差封皇后兄侍中中郎將王舜爲安平侯丙午立皇后王氏封皇后父禁爲陽平侯禁即魏郡元城人也其先齊田

氏濟北王安之後其子孫廢爲庶人時人謂之王家田氏焉禁父字翁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捕逐羣盜黨與及長吏多所縱活而暴勝之奏殺二千石以下及通行酒食相連坐者大郡至斬萬有餘人翁孺以奉使不稱職免翁孺歎曰吾聞活千人者有封子孫吾所活萬餘人矣後世其興乎翁孺徙居魏郡元城正值其地日月當之矣皇后字正君方娠正君夢月入懷長大許嫁未入門夫輒死禁椎之相者言當太貴年十八宣帝時入掖庭爲家人子以配太子一見殿內即幸有娠生男即成帝也遣使徵鄧邪王吉貢禹吉年老道病卒禹至拜諫議大夫王吉與禹相善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始吉居長安東家有棗枝垂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啗吉後知之乃去其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鄰人止之因固請吉婦還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去婦東家樹完去婦復還其風節如此貢禹字少翁初爲河南令以職事爲府官所責免冠謝禹曰冠一免豈

可復冠遂去官以明經潔行自修上既見禹虛己問以政事禹曰古者宮室有制度宮女不過九人秣馬不過八匹墻塗而不雕車服器物皆不磨而不刻與民共之高祖孝文孝景皇帝修古節儉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不過百餘匹後世轉爲奢侈效故大夫僭諸侯諸侯僭天子天子過天道今齊三服官作工數千人一歲所費數千萬材幣器物皆文畫金銀飾之廐馬數萬匹民饑而死或人相食廐馬食粟患其大肥乃日步作之王者受命於天爲民父母固當如是乎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充後宮及棄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不知禮正多藏金銀財物鳥獸六畜之類凡百九十物又取後宮女置園陵大失禮逆天心後遂遵之使天下化成下及百姓皆逾制度唯陛下大減損興服御物三分去二察後宮賢女留二十餘人餘悉歸之及諸園陵女無子者宜皆遣之廐馬可無過數十匹獨含長安城南死以爲田獵之囿餘皆復爲田以賜貧民天生聖人蓋爲萬民非獨令自娛樂而已此獨可以聖心參諸天地揆之往古不可與臣下議也若其阿意順旨隨君上下臣禹不勝眷眷不敢不

盡愚上喜納其忠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以賑貧民凡禹所言後多施行之夏四月光祿大夫王褒等七人循行天下存問耆老鰥寡孤獨失職之民登延賢俊招顯側陋觀風俗之化詔國被災害甚者無出今年租賦江淮陂湖園池以貸貧民勿收租稅賜宗室屬籍者馬一匹至二駟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吏民五十戶牛酒秋八月屬國降胡萬餘人亡入匈奴九月關東諸郡國十一大水人饑相食詔宮館希幸御者勿繕治減食穀馬食肉獸詔列侯舉茂才匈奴呼韓邪單于上書言民衆困乏詔雲中五原郡轉二萬斛穀以給之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賜雲陽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立皇弟竟爲清河王二月戊午隴西地震毀落太上皇廟敗縣道及城郭宮寺屋室壓殺人衆山崩地裂水泉皆湧三月立廣陵厲王太子弟霸爲王罷黃門乘輿及狗馬水衡禁苑少府佽飛外池嚴籞池田假於貧民詔郡國災甚者無出租賦赦天下夏四月立皇太子賜御史大夫爵關內侯中二千石右庶長天下當爲父後者爵一級列侯錢各有差論曰賞罰者國家之利器也所以懲惡勸善不以喜

加賞不以怒增刑列侯重爵不可以虛加也秋七月巳酉地震詔舉直言極諫之士東海翼奉字少君待詔對曰臣聞人氣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於星氣日蝕地變見於奇物震動所以然者陽用其形猶人有五臟六體五臟象天六體象地故五臟病則氣色變於面六體病則伸屈見於形地震者陰氣盛也古者朝廷必有同姓以明親親必有異姓以明賢賢今左右無同姓獨以舅后之家爲親異姓之臣又疏二后之黨滿朝陰氣之盛不亦宜乎臣又聞建章未央宮人各以百數皆不得天性宜爲設員出其過制今異至不應其法爲大水然極陰之陽反爲大旱甚則將有火災春秋宋伯姬災是也奉文上疏曰臣聞昔盤庚改邑以起殷道聖人美之今國家郊祫寢廟祭祀之禮多不應古宮室苑囿奢侈臣愚以爲誠難安居而易改作欲陛下徙都洛陽安成周之居兼盤庚之德改正制度無有繕治宮室不急之費三歲可餘一歲之畜臣聞天道有常王道無常無常者所以應有常必有非常之主然後立非常之功願陛下留神慮上畢其言奉好災異占候之術爲博士諫議大夫是時史高典治尚書事而蕭望之爲副

然望之名儒有師傅恩上信任之多所貢薦高充位而已長安令楊興說高曰將軍以親戚輔政貴於天下無二然衆庶議論休譽不專在將軍何也此誠有所聞以將軍幕府海內莫不仰望而所舉不過私門賓客乳母子弟人情忽不自知然一夫竊議語流天下夫富貴在身而列士不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古人疾其如此故卑體勞心以求賢爲務傳曰以賢難得故曰事不待賢以食難得故曰飽不俟食惑之甚者今平原文學匡衡才智有餘經學絕倫但以無階朝廷故隨牒在遠方將軍誠召在幕府即學士翕然歸心薦之朝廷必爲國器以是顯示庶衆名流後世不亦可乎高然其言辟衡爲議曹史薦爲郎中時蕭望之周堪劉向及侍中金敞安上子中正敢言此四人者同心輔政而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比於史高與望之不同恭顯皆嘗坐法腐形爲宦者自宣帝見任用矣及上即位多不親政事遂委顯等望之以爲尚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帝遊晏後庭欲更用士人由是大與高恭顯等有隙待詔鄭朋華龍等者皆傾巧人也行汙穢欲入堪等不納更入許史因求見上怨毀望之等恭顯遂令朋龍等上書告望

西漢興亡關繫在此

之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候望之休沐月令二人上書事下恭顯恭顯奏望之及堪向黨與相構譖訴大臣謗毀親戚欲以專權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詔謁者召致廷尉上不省爲下獄可其奏後聞繫獄上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乃責顯恭即日出望之等令視事顯恭因令史高言上曰陛下新即位未有德化聞於天下先驗師傅既下獄又虛出之宜因決免之於是詔收望之印綬及堪向敞連坐皆免而朋龍爲黃門侍郎自此忠臣退而奸臣用事六月關東大饑齊地人相食秋七月詔吏發倉廩府庫賑饑寒者上重望之不已乃下詔曰故前將軍望之傅朕八年厥功茂矣其賜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上方欲以望之爲宰相會望之子侍中散騎常侍中郎將伋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而教子上書稱引無辜之言失大臣之體大不敬請捕之顯恭等知望之素高節不屈奏曰望之深怨望歸非於上自以托師傅恩德終不坐非頗屈於牢獄抑其怏怏之心則聖朝無以施德厚上曰蕭太傅素剛直安肯就獄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於是遣謁者促

召望之因命太常急發執金吾圍其第候者至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以爲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素剛直好節士教之自裁望之乃歎曰吾嘗備位宰相年餘六十矣而入獄以求生不亦鄙乎遂飲藥而卒上聞之大驚拊手曰吾固疑其不就獄果然殺吾賢相大官方上食不肯食涕泣哀動左右於是召顯等責問皆免冠謝良久乃解其子伋嗣爵關內侯歲時常遣使者祀望之家暨終世望之八子育咸由伋皆至九卿育初爲茂陵令會考課時漆令以殿責問育爲之請扶風扶風大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耳何暇與左右言及罷出傳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直出不還書佐隨牽之育按劍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詣後曹遂趨出欲去官明旦會詔召入拜司隸過扶風府門而官屬掾吏數百人皆拜謁於車下咸由所在皆以功績著聞名流後世是歲丞相府家雌鷄伏子漸化爲雄有冠距鳴弘恭病死石顯爲中書令車騎將軍韓昌光祿大夫張猛送呼韓邪侍子以歸昌猛見單于益盛又聞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恐既北則難約束因與單于盟約曰漢與匈奴合爲一家世世子孫無得相詐相殺有盜竊相報行其

誅賞其有寇發兵相救敢有背約受天不祥令子孫世世盡無違盟昌猛與單于登弱水東山刑白馬以月支王頭斫爲飲器飲血盟而旋公卿議者以爲單于雖北猶不能爲害昌猛擅以國家世世子孫詛盟罪至不道有詔昌猛以贖論勿解盟

三年春令諸侯相位在郡守下珠崖郡山南縣反上博謀羣臣欲擊之待詔賈捐之對曰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舜曰韶盡美矣禹曰吾無間然矣以三聖之德地不過數千里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北盡朔裔南暨聲教豫聲教者則治之不欲豫者不強治殷周之時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朔方而君臣歌德頌聲並作及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內叛孝文偃武行文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師行三十里爲程騎行五十里爲程朕乘千里馬獨安之乎乃還馬勑四方無來獻當此時天下無事斷獄數百及孝武皇帝西連諸國至於安西東過碣石至於樂浪北却匈奴數萬里南制南海爲八郡兵革數起父戰於前子鬬於後女子乘亭鄣孤兒啼於道老母寡婦飲泣街巷設虛祭於道傍招神魂

於萬里之外廓地泰大征伐不休而天下斷獄餘數萬人今關東困乏至有嫁妻賣子此社稷之憂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爲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叛自古而患之何況反覆南方萬里外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臥而俗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有之不足郡縣置也棄之不足惜也不擊之不損威臣竊以往時羌渾言之暴師曾不滿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費四十餘萬錢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錢續之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捐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拯饑饉全元元也方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爲本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春秋所不理皆可便宜廢之無以爲上以問丞相定國御史大夫陳萬年萬年以爲當擊之定國以捐之議是上乃罷珠崖郡民欲內屬者處之不欲者勿強上數見捐之言多納用後爲石顯所毀稀復得見其後長安令楊興以才能幸於上捐之欲因求見謂興曰令我得見上言君蘭京兆尹立可得我前後所薦皆如其言興曰縣官嘗言興逾滕薛大夫我易助也使君房爲尚書令勝五鹿充宗甚遠捐之曰令我得代充宗君蘭爲京兆尹京兆尹郡國之首尚

謂吳士之路開無隔塞之患也

書百官本也天下宜大治士則不隔矣興曰石顯上所信用今且以合意則得入矣捐之因與興共爲奏稱薦石顯又薦興京兆尹顯聞其議白之乃下興捐之獄有司劾捐之興懷詐僞更相薦舉漏泄省中語罔上不道捐之棄市興減死夏四月乙未茂陵白鶴館災本志以爲白鶴館五里走馬之館不當在山陵昭穆之地天戒若曰去貴幸逸遊不正之臣勿在正位病石顯之象也赦天下夏旱立長沙煬王弟宗爲王封故海昏侯賀子爲侯六月詔曰朕惟衆庶之饑寒遠離父母妻子勞於非業之作衛於不居之宮其罷建章甘泉衛士令各就農詔丞相御史舉天下明陰陽者各三人

四年春正月行幸甘泉宮郊泰畤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所過無出租賦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帛皇后曾祖父濟南平陵王伯墓門梓柱更生枝葉上出屋本志以爲王氏將興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次位諸侯王三月行幸雍祠五畤夏四月有星孛於參詔太官無日殺所供各減半乘輿秣馬無之正事而已罷角觝

口錢之弊漢之取民亦苛而審矣

戲上林宮館希幸御者齊三服官北假田官鹽鐵官常平倉博士弟子無置員自以廣學者省刑罰凡七十餘事御史大夫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爲御史大夫禹奏言古者民無賦算口錢今民生子三歲則出口錢故民重困產子輒不舉甚可痛之宜令今兒生七歲去齒乃出口錢年二十乃算又奏言武帝時令人犯法贖罪入粟者補吏是以國亂民貧盜賊並起郡國畏法則使巧能欺上府者以爲右職姦宄不勝則取勇猛苛暴能威服下者使居大位故無義而有財者顯於世欺慢而便巧者尊於朝悖逆而勇猛者貴於官行爲犬豕財富勢足是爲賢耳故謂居官而致富者爲雄桀處姦而得利者爲壯士俗之敗壞乃至於此宜除贖罪之法選舉不以實及有贓者輒行其罪無但免官則貴孝弟賤賈人進賢能廉直而天下治矣十有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初郅支單于怨漢擁護呼韓邪單于乃求其侍子漢遣衛司馬谷吉送之郅支單于乃殺吉遂依康居而居焉時諸葛豐爲司隸劾舉無所迴避京師爲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上嘉之加豐光祿大夫侍中許章不

奉法度賓客犯法章相連豐按劾章欲奏其事適逢章私出豐駐車舉節詔章下獄收章窘迫馳車去豐追之章因而入宮自歸於上豐亦上奏因收奪豐節司隸去節自豐始也

孝元皇帝紀上

隆漢衰敬見請詔辭矣

漢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永光元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免雲陽徒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所過無出田租上留射獵御史大夫薛廣德上書言竊見關東困極民人流移陛下日日撞亡秦之鍾聽鄭衛之樂馳騁干戈縱恣於野不卹百姓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願陛下亟反宮與天下同憂樂上即日還宮詔丞相御史大夫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三月殞霜殺麥苗詔曰朕之不明無以知賢佞人在位哲人壅蔽民漸俗薄去禮觸刑豈不哀哉其赦天下

令勵自新各務農畝無田者假貸種食賜吏六百石以上爵五大夫勤事吏爵二級民一級女子百戶牛酒鰥寡孤獨高年帛秋七月巳未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賜金安車駟馬免上自酹祭宗廟出便門欲御樓船薛廣德當乘輿免冠頓首曰宜從橋上曰大夫冠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言臣自刎頸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渡矣上不悅先驅光祿大夫張猛曰主聖臣直從橋安乘船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廣德病賜安車駟馬免辛亥太傅韋玄成爲御史大夫九月戊子侍中衛尉王接爲大司馬車騎將軍接者宣帝舅王無敬之子也冬十有二月丞相于定國賜安車駟馬免子永嗣位至御史尚館陶公主施施者宣帝長女也賢而有行永以選尚焉周堪復爲光祿勳與張猛皆給事中見親任而石顯等數譖毀之劉向以草莽臣上書曰臣聞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衆賢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故蕭韶九成鳳凰來儀擊磬拊石百獸率舞及至周之開基西郊雜集衆賢莫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息忿爭之訟周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

大文之車不可不讀

萬國歡於外故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祖其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諸臣和於下天應報於上故周頌曰降福穰穰貽我來麰下至幽厲之際朝廷不和轉相非怨詩人疾而刺之曰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衆小人在位而邪議滃滃相是而背君子其詩曰滃滃訾訾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君子獨處守正不撓衆枉勉強以從王事則反見憎毒譖愬其詩曰僶俛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嗸嗸當此之時日月薄蝕而無光其詩曰日有蝕之亦恐之醜又曰日月鞠凶不用其行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其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霜降失節不以其時其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此皆不知賢不肖易位之所致也自此之後天下大亂厲王奔彘幽王見殺尹氏世卿而專恣諸侯背叛而不朝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日蝕三十六地震五山陵崩阤二彗星見三野雞夜鳴常星不見夜中星殞如雨者一火炎十四長狄入中國三五石殞墜六鶂退飛冬麋有蜚鸜鵒來巢晝晦冬無氷李梅冬實七月霜降草木死八月殺菽大雨

雹雷電失序水旱饑饉蝗螽俱出衆災並起當此之時禍亂輒應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周室多禍晉敗其師於貿戎鄭傷桓王戎執其使五大夫爭權三君更立莫能正理遂至陵遲不能復興由此觀之氣和致祥氣乖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德古今之通義也當今邪正雜糅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朝臣乖忤分曹爲黨更相譖愬不可稱言是以災異並起皆妖氣之所致也夫履衰周之迹循詩人之刺而欲成太平致雅頌猶却行而求及前人也

讒邪所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行善政而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消矣懷多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讒邪進者賢人退羣枉盛者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善惡相消詩曰雨雪麃麃見晛聿消昔舜禹與驩兜共工雜處堯朝周公與管蔡並居周位當是之時皆迭進相毀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孔子與季孟俱事於魯李斯與叔孫通並臣於秦定公始皇賢李斯與季孟而消孔子叔孫通故以大亂夫治亂之端在於所信任信任既

賢在於堅固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言守善固也
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舉不爲朋黨禹稷皐陶
更相汲引不爲比周何則忠於爲國而無邪心也故
賢人在上位引其類聚於朝故易曰飛龍在天大人
造也在下位則與類俱進故易曰拔茅連茹以其彙
征吉今姦邪與賢臣並進在交戟之內數設危險之
言欲以傾移主上此天地所以見誡災異所以重至
也自古聖王未有無誅而治者故舜有四放之罰孔
子有兩觀之誅今以陛下之聖明宜深思天地之心
察兩觀四放之意鑒否泰之封觀雨雪之詩歷唐周

之所進以爲法原秦魯之所治以爲戒考祥應之福
省災異之禍以揆當時之變仰鑒前古之事宜放遠
佞人之黨廣開衆正之路決斷狐疑分明去就則百
異消滅衆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顯等見其書
舉其上欲以爲助乃問與同朝臣不可光祿勳何也
與傾巧士也謂上疑堪因順旨曰非獨不可於朝廷
自州里亦不可臣前見堪等與劉向謀毀骨肉議者
以爲當誅故臣前言不可也上曰然此何罪而當誅

也今宜如何興曰臣愚以爲賜爵爲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忘師傅之恩此最計之得者上由是疑焉又惜其才乃遷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後下詔曰河東太守堪先帝賢臣命之傅朕論議正直憂國之心以不阿尊事貴孤特寡助黜退往者衆臣每有災異託咎此人朕迫逼於俗不得專心堪出之後天變仍臻衆亦晻然堪治郡未期年而三老官屬有識之士稱說其美使者過郡靡人不稱此固足以彰先帝知人朕有以自明也其復徵堪拜光祿大夫給事中領尚書事堪病卒而顯遂誣張猛令自殺顯知專權恐左右耳目一旦間已者乃時還誠取一信以爲驗顯嘗出使自白日恐後漏盡還請稱詔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後果有人上書告顯專命矯詔上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下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妬嫉欲陷害者類如此非一愚臣微誠不能以一身快萬衆任天下怨也願歸樞機之職充後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上以爲然而憐之數勞勉之益信任厚其賞賜貲至萬數必顯殺望之知天下怨已因薦貢禹而深禮事之明進賢不妬望之其設變詐以自解免皆此類也顯

見左將軍馮奉世父子爲公卿著名心欲附之因薦奉世中子謁者逡爲侍中逡因言顯專權不可任上怒免逡歸郎官後御史大夫缺羣臣皆薦昭儀兄弟野王上以問顯顯曰九卿無出野王上然昭儀兄弟恐後世以陛下越度衆賢私後宮之親上前善吾不見是乃不用野王曰人皆以內寵貴我獨以內寵賤自此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矣　論曰夫佞臣之惑君主也甚矣故孔子曰遠佞人非但不用而已乃遠而絕之隔塞其源戒之極也察觀其言行未必合於道者必此人也此亦察人情之一端也僞生於多巧邪生於多慾是以君子不尚也禮與其奢也寧儉事與其煩也寧略言與其華也寧質行與其綵也寧朴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已而已矣平直眞實者正之主也故德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位能必核其眞然後授其事功必核其眞然後授其賞罪必核其眞然後授其刑行必核其眞然後貴之言必核其眞然後用之事必核其眞然後修之一物不稱則棄廢賞罰從而繩之故衆正積於上萬事實於下先王之道如斯而已矣

二年春二月大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

鰥寡孤獨高年孝弟力田帛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爲丞相左扶風鄭弘爲御史大夫弘所在著名迹法度條教爲後世所稱三月壬戌朔日有蝕之六月詔曰元元之民困於饑饉朕爲民父母德不能覆而加其刑甚自傷焉其赦天下時災異數發上問言事得失者博士匡衡上疏曰大夫朝廷者天下之楨幹公卿大夫相與修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民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興行寬柔和順則衆相愛此四者明王所以不嚴而治也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鬬之患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尅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皆在本也詩云京邑翼翼四方是則今長安天子之都也親承聖化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倭靡而傚效之宜正之本朝使海內昭然易其視聽道德興於京師淑問揚於疆外然後大教成也傳曰審好惡治性情而王道興矣治性情之道必強已之不足而審已之有餘蓋聰明踈通者戒於大察寡聞少見者戒於擁蔽勇猛剛強者戒於暴仁愛温良者戒於無斷沈靜安舒者戒於後時廣心浩大者戒於遺忘審已之所當戒而齊之以義然

後中和之化應而僞巧之徒不敢比周而妄進矣今俗吏致治不奉禮讓而尚苛暴貪財而慕勢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陛下哀愍吏民觸法抵禁比年大赦而今日赦令明日犯法相隨而入獄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猶不息是時赦令數故衡對及之　論曰夫與民更始時勢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邪非一及武帝末賦役繁興羣賊並起加大

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人不自安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無赦矣君臣失禮政教陵遲犯法者衆亡命流竄而不擒獲前後相積布滿山野勢窮刑盛將爲羣盜或刑政失中猛暴橫作怨枉繁多天下憂慘羣獄姦昏難得而治承此之後宜爲赦也或赦大逆或赦輕罪或赦一方或赦天下期於應變濟時也　秋七月丙戌反遣右將軍馮奉世擊之奉世字子明上黨人也徙杜陵初前將軍韓增舉之自宣帝時爲名臣矣上議出兵奉世曰虜無過三萬人而兵法當倍用六萬然羌衆弓矛之兵

耳器不鋒利可四萬人守屯足矣議發萬人奉世曰國家戰守之備久廢夷狄皆有輕邊之心今以萬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無畏懼戰則兵挫守則不足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會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人也故少發師而曠日與一舉而疾決功相萬倍固爭之不能得有詔益二千人於是奉世將萬二千騎以兩裨將至隴西分兵數處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上谷羌虜衆多漢兵爲羌所敗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衆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乃足上乃大爲發兵六萬人拜太常任千秋爲

初元

奮威將軍以助之奉世上書願得其衆不煩大將上不聽遂並進兵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八月天雨草如莎相摎結如彈丸是歲有獻雄鷄生角者本志以爲黃龍元初永光鷄變三見王氏僭位之萌也黃龍元年而宣帝崩上即位皇后將立應是正宮之中雌鷄爲雄不鳴不將無距者貴始萌而未成也元初元年封王婕妤父爲丞相內史禁爲平陽侯婕妤立爲皇后故應是也丞相府史家雌雞爲雄即丞相內史女之應也伏子者明已有子將距者尊已成也以永光二年禁薨子奉嗣侯爲侍中衛尉始

復除謂無以給中水繇役

見用雄雞生角明布威行權從此始也卒成篡之漸矣
三年春西羌平軍罷奉世還以有功賜爵關內侯食
邑五百戶三月立皇太子康爲濟陰王夏四月癸未
大司馬王接薨七月壬戌左將軍許嘉爲大司馬車
騎將軍嘉上之元舅即廣漢弟延壽之子廣漢無子
嘉奉其祀冬十有一月己丑地震雨水大霧復鹽鐵
官博士弟子員以用不足民多復除故也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所賑貸貧民勿收責三月行幸
雍祠五畤六月甲戌孝宣帝園東闕災戊寅晦日有
蝕之詔曰蓋聞明王在上忠臣布職則羣生和樂方

外蒙澤今朕闇於王道夙夜憂懼不通其理靡瞻不
眩靡聽不惑是以教令多違民心未得邪說虛進事
無成功此天下所著聞也公卿大夫好惡未同或緣
姦作邪侵削細民元元安所歸命哉詩不云乎今此
下民亦孔之哀自今以後公卿大夫其勉思天戒慎
身修永以輔朕之不逮直言盡意無有所諱秋七月
罷衛思后園及戾園　冬十月乙丑罷祖廟在郡國
者先是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景皆親盡宜
毀及郡國廟不依古禮宜止未及施行而禹卒於是
追思禹言乃下詔議丞相玄成御史大夫弘等十七

人皆曰臣聞祭者皆由中出生於心者也惟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於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尊尊之大義也五帝三王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爲宗廟在郡國一切勿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祀置夷守而已諸陵分屬三輔以渭城亭部北原上以爲初陵詔曰往者緣臣子之義奏徙郡國民以奉園陵今百姓遠棄先祖墳墓破業失產親戚分離人懷思慕之心家有不自安之意是以東垂被虛耗之災關中有無聊之民非久長之策詩不云乎民亦勞止訖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初陵無置縣邑使天下安土樂業無有搖動之心又罷先后父母奉邑

五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祀后土秋潁川水出流殺人民吏從官縣被害者與告土卒遣還冬上幸長楊布車騎大獵十有二月乙酉毀大上皇孝惠帝寢園是時丞相列侯中二千石博士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禮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

太祖繼太祖五廟皆迭毀毀廟主藏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祫祭者言毀廟及未毀廟之主合食於太祖太祖父爲昭子爲穆孫復爲昭古之正禮祭義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以祖配之而不爲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周之所立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皆親盡而毀成王承二王之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從毀以行爲諡而已臣愚以高祖受命定天下宜爲高帝太祖之廟世世不毀太上皇孝文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是宜皆就太祖廟序昭穆如禮大司馬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爲孝文皇帝德化茂盛宜爲帝者太宗之廟諫議大夫尹更始等易服色攘四夷宜爲世宗之廟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十六人以爲皇考廟上序於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上重序昭穆猶立廟而已世宗留不毀

建昭元年春正月戊辰有石隕於梁國六三月行幸雍祀五時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軹道冬河間王元有罪廢遷房陵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上幸虎圈闘獸後宮昭儀等皆坐熊逸出圈

攀檻欲及上左右貴人傳昭儀等皆驚走馮婕妤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上問婕妤曰人情驚懼何故當熊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恐至御座故以身當之上嗟歎而嘉之傳昭儀甚慙由是與婕妤有隙

婕妤即右將軍馮奉世之女傳昭儀者少爲上官太后才人自上爲太子得進幸爲人有才略善事人下至宮人左右飲酒酣地皆祝延之甚寵有男是爲定國恭王上欲殊於後宮故曰昭儀位次皇后昭儀之號自此始也

漢孝元皇帝紀卷第二十二

漢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

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時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益三河郡太守秩中二千石戶十二萬爲大郡夏四月赦天下六月立皇子興爲信都王興母婕妤爲昭儀閏月丁酉太皇太后上官氏崩冬十有一月齊楚地震大雨雪深五尺樹折屋壞魏郡太守京房棄市房字君明東郡人也爲郎中以言災異屢中上親幸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何人也上曰君不明也而任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任之耶將以爲賢也上曰賢之房曰今何以驗之不賢上曰

以其時亂君危而知之房曰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二君而非笑之時任豎刁易牙趙高治政日亂何不以幽厲卜之而覺悟乎上曰惟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令皆覺悟安得危亡房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並出人民饑饉盜賊不禁視今爲治邪亂邪所任者誰與房旨謂石顯上亦知之曰然幸其愈於彼又以爲不在此人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也是時房奏考功課吏法上令房上弟子曉考功者欲試用

漢刺史太守郡守皆令官誤任取百官志詳之

之房薦上弟子姚平任良願以爲刺史臣得通藉殿中爲奏事以防擁隔石顯等進言用弟子不若師上欲以房爲刺史顯等知刺史當得徑奏事因言爲刺史恐太守不與同心宜以爲郡守房自請歲盡得乘傳奏事上許之房既拜上封事曰辛酉以來霧氣衰去太陽清明臣獨欣然以爲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陰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猶不得如意臣出之後恐爲執事者所蔽身死而功不成及辛巳霧氣復乘太陽侵色此上大夫侵陽之氣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間必有隔絕臣令不得乘傳奏事者房未發顯果

白詔止房無乘傳奏事房至新豐復上奏曰臣以六月言遯卦不交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爲災至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謂臣曰房可謂知道未可謂信道也今湧水出道人當逐死尚復何言臣猶謂曰陛下與臣尤厚雖死臣猶言也平又謂曰房可謂小忠未可謂大忠也昔秦之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而成故秦之亂也正先趣之也今臣守郡竊恐未効而死惟陛下無使臣塞涌水之災異當正先之必死爲姚平所笑房至陝復上封事曰乃者丙戌小霧丁亥霧衰去然少陰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至壬辰五十分霧氣復起此消息欲正雜卦之黨并力而爭安危之機不可不察已丑有還風盡辛卯而太陽爲之疑也臣去稍遠太陽侵奪願陛下察焉房去月餘竟徵下獄房妻父張博淮陽王之舅也欲爲淮陽王求入朝奏草又房爲上道幽厲之因使房爲淮陽王求入朝可以爲助謂房曰淮陽王入朝可以爲上道幽厲之事出對御史大夫鄭弘道之顯告房張博誹謗朝廷註誤諸侯闕導以邪意漏泄省中語博腰斬房棄市時年三十一房治易事梁人焦贛贛爲外黃令以伺

侯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嘗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其說長於災變分爲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有占驗焉鄭弘坐與房言免光祿勳匡衡爲御史大夫三年夏令三輔都尉及大郡都尉秩皆二千石六月甲辰丞相韋玄成薨秋七月御史大夫匡衡爲丞相戊辰衛尉李延壽爲御史大夫副校尉甘延壽陳湯矯制發戊己校尉屯田吏士及西域羌胡兵攻郅支單于冬斬郅支首傳詣京師時郅支强暴東擊烏孫西脅大宛諸國漢遣使三輩至康居求谷吉等尸郅支不肯奉詔而困辱漢使下二書驕慢曰康居已

久願歸強漢於是湯與延壽等謀曰郅支單于威名遠震今烏孫脅大宛欲降伏康居如得此三國北擊伊婁西取安息南排月支數月之間城郭諸國危矣郅支分離所在絕遠無城郭强弩之守如發兵直詣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以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定延壽以爲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策非衆所見事必不從會延壽久病湯獨矯制發諸國兵延壽聞之起大驚欲止之湯按劒叱延壽曰大衆已集豎子欲沮吾衆耶延壽遂從漢兵合四萬餘人延壽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形勢兵狀即

引兵分爲六校尉。其三校尉從南道逾葱領。經大宛。其三校尉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經康居。萬餘騎救之。數奔營不利。輒却漢兵。遂燒木城。城中人皆入土城。漢兵四面推櫓楯並入土城。單于被創死。得漢使節。及谷吉等所賚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級。生虜百四十五人。降虜五千餘人。上議其功。丞相匡衡大夫李延壽及石顯皆以爲延壽湯擅興師矯制。幸得不誅。不宜加爵土。又遣吏訊驗湯私盜金事。皆不與湯故。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殺漢使吏士以百數。事暴於外國。傷威毀重。陛下赫然欲討之意未嘗忘。延壽湯承聖旨。倚神靈。總百蠻之軍。攢城郭之兵。出萬死之計。入絕域之地。遂陷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懸旌萬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而掃谷吉之恥。立昭明之功。蠻夷率服。稽首來賓。羣臣之功。莫有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尹吉甫爲宣王誅玁狁而百蠻從之。其詩曰。驒驒惇惇。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荊來威。易曰。有嘉折首。獲非其醜。今延壽湯所誅。威振天下。雖易之折首。詩之雷霆。不能及也。吉甫之歸。周厚賜之。其詩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

以爲遠況萬里之外齊桓先有匡周之功後有滅頊之罪君子計功補過近事貳師李廣利損五萬之衆糜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厪獲駿馬四十匹雖獲宛王之首不足復費而私罪甚衆孝武以爲萬里之伐不錄其過厚加封賞今康居之國盛於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漢使甚於留馬延壽湯不煩漢使不費斗儲比於貳師功德相百倍且常惠隨欲擊之烏孫鄭吉迎自來之日逐猶皆列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勞則大於方叔吉甫列功覆過則優於齊桓貳師近事之功則高於長羅安遠大功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上於是赦湯等矯制貪穢小罪封延壽爲宜城侯湯爲關內侯食邑各三百戶延壽爲長水校尉湯爲射聲校尉延壽北地人也本爲羽林士超逾羽林亭樓以材力進湯字子公山陽人也家貧無行初富平侯張敞舉湯爲茂材湯待遷父死不奔喪坐下獄論敞舉非其人削戶二百會敞薨謚曰謬侯湯立功西域世以爲張敞知人初宣帝時前將軍韓增舉馮奉世以爲衛侯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時莎車王與諸國共殺漢所置莎車王萬年并殺漢使者奚充國匈奴發兵攻莎車師不能下而莎車遣揚言曰北

事在孝宣元康元年

道諸國已降匈奴矣於是攻刼南道與之盟而背漢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奉世以莎車日強其勢難制必危西域乃矯以節告諭諸國王各發其兵合萬五千人追擊莎車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遂平威振西域宣帝謂韓增曰賀將軍舉得人也議封奉世以爲侯丞相將軍皆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定社稷專之可也宜加爵位少府蕭望之以爲奉使有所指而擅矯制違命今封奉世關內侯後奉使者競逐利要功於夷狄爲國家生事不可長也宣帝從望之議及甘延壽之封也杜延年子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比罪則郅支薄量功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於邊境爲功多慮危則延壽於國家爲禍深其違命生事則與奉世同延壽割地而封奉世獨不見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均刑別則百姓惑願陛下下有司議之上爲前世事不錄

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可也春秋之義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罪之可也矯小而功大者賞之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爲之制宜焉

四年春正月以討郅支單于功告祠郊廟赦天下夏六月甲申中山王竟薨藍田地震山崩壅灞水安陽岸崩壅涇水涇水逆流

五年春二月赦天下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三老孝弟力田鰥寡孤獨帛夏六月庚申復戾后園壬申晦日有食之秋七月庚子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昭靈后武哀王衛思后昭哀后廟園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園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上召問丞相匡衡議欲復衡言不可衡乃禱高祖孝文孝景廟陳言禮正咎在臣衡當受其咎皇帝宜蒙福祐盡禱諸廟上疾久不平皆復修舊祀如故山陽社中大槐樹吏民伐斷之其夜樹自復立故處

竟寧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單于請妻漢女以自親賜單于待詔掖庭王嬙字昭君爲閼氏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塞上下有司議皆以爲便郎中令侯應以爲不可許上詰問狀對曰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是苑囿也至孝武出師征伐斥奪其地攘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而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少安漠北地

塞之爲言隔也徼音叫隨也以大石之爲界

平少草木多大砂匈奴來寇抄無所藏隱從塞以南徑深山大谷往來差難邊境長老言匈奴失陰山後過之無不哭如罷備邊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單于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辱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燧今纔足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義禮之則刑罰之禁愚民猶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自中國尚設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絕臣下之覬覦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爲單于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絕今罷乘塞則生慢易忿爭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沒不還者其子孫貧困一旦走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怨苦欲走者多自知匈奴中樂無柰邊候急切何時有走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之間稍稍率徒卒築治費功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始終欲以一切息徭役十年之後百年之內卒有他變障塞敗

壞亭戍滅絕。當發戍屯治繕。累世之功。不可卒就。九也。若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衛。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以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上乃使車騎軍口喻單于曰。中國亦有關梁。非徒以備外。亦以防中國之姦邪。放縱出爲寇害。故爲制度以專衆心。遂不罷塞焉。皇太子冠初定陶恭王有才藝曉音樂而太子頗有酒色之失王皇后無寵上有意欲立定陶王爲太子數稱其才樂陵侯史丹者悼皇后之舅史恭之孫爲侍中護太子家於是丹進曰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于絲竹鼓鼙之間。是則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爲相國也。於是上默而笑後上疾甚數問景帝時立膠東王故事丹涕泣因以死爭之上亦以太子先帝所愛卒不易二月御史大夫李延壽卒三月丙寅太子太傅張譚爲御史大夫癸未復孝惠寢廟園孝文太后孝昭大后寢廟園等夏五月壬辰帝崩于未央宮匡衡復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諸祀卒不蒙福請悉罷於是毀太上皇孝惠孝景帝廟罷孝昭太后昭靈太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廟園丞相御史大夫奏石顯

死得便宜

萬章俠

及其黨皆免官顯徙居故鄉濟南憂懣不食道病死顯之歸也留其器物什數百萬以與故所厚萬章章不受曰石氏之禍萬氏反當爲福耶章者長安大俠爲京兆尹門下督嘗從至殿中侍中諸貴人爭趨揖章莫與京兆尹言者後京兆尹不復從章章既游俠亦得顯力及王遵爲京兆尹誅豪桀乃殺章　論曰自漢興以來至於茲祖宗之治迹可得而觀也高祖開建大業統辟元功度量規矩不可尚也時天下初定庶事草創故韶夏之音未有聞焉孝文皇帝克已復禮躬行玄默遂至昇平而刑罰幾措時稱古典未能悉備制度玄雅禮樂之風闕焉故太平之功不興孝武皇帝規恢萬世之業安固後嗣之基內修文學外耀武威延天下之士濟濟盈朝興事創制無所不施先王之風燦然復存矣然猶好其文不盡其實發其始不要其終奢侈無限窮兵極武百姓空竭萬民疲弊當此之時天下騷動海內無聊而孝文之業衰矣孝宣皇帝任法審刑綜核名實聽斷精明事業修理下無隱情是以功光前世號爲中宗然不甚用儒術從諫如流下善齊肅賓禮舊老優容寬直其仁心文德足以爲賢主矣而佞臣石顯用事隳其大業明

不照姦決不斷惡豈不惜哉昔齊桓公任管仲以霸任豎刁以亂一人之身唯所措之夫萬事之情常立於得失之原治亂榮辱之機可不惜哉楊朱哭多岐墨翟悲素絲傷其本同而末殊孔子曰遠佞人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疾之深也若夫石顯可以痛心泣血矣豈不疾之哉初宣帝任刑法元帝諫之勸以用儒術宣帝不聽乃嘆曰亂我家者必太子也故凡世之論政治者或稱教化或稱刑法或言先教而後刑或言先刑而後教或言教化宜詳或曰教化宜簡或曰刑法宜略或曰刑法宜輕或曰宜重皆引爲政之一方未究治體之終始聖人之大德也聖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是以博而不泥夫德刑並行天地常道也先王之道上教化而下刑法右文德而左武功此其義也或先教化或先刑法所遇然也撥亂抑強則先刑法扶弱綏新則先教化安平之世則刑教並用大亂無教大治無刑亂之無教勢不行也治之無刑時不用也教初必簡刑始必略則其漸也教化之隆莫不興行然後責備刑法之定莫不避罪然後求密未可以備謂之虐教未可以密謂之峻刑虐教傷化峻刑害民君子弗由也設必違

之教不量民力之未能是陷民於惡也故謂之傷化設必犯之法不度民情之不堪是陷民於罪也故謂之害民莫不興行則毫毛之善可得而勸也然後教備莫不避罪則纖芥之惡可得而禁也然後刑密故孔子曰不嚴以蒞之則民不敬也嚴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是言禮刑之並施也吾未如之何言教之不行也可以勝殘去殺矣言刑之不用也周禮曰治新國用輕典略其初也春秋之義貶纖芥之惡備至密也孔子曰行有餘力則可以學文簡於始也繪事後素成有終也夫通於天人之理達於變化之數故能達於道故聖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

典經然後用於正矣

讚曰本紀稱孝元皇帝多才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聲曲分別節度窮極要妙少好儒術及即位徵用儒生委之以政貢薛韋匡迭爲宰相而上率制文義優游不斷然寬弘盡下出於恭儉號令溫雅有古人之風烈

萬曆二十六年刊